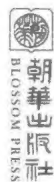


清末民初文獻叢刊

中國小說史略

(下冊)

魯迅 著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說(上)

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極于宋宣和時，元雖歸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行于人間，明初稍衰，比中葉而復極顯赫。成化時有方士李孜，釋繼曉，正德時有色目人于永，皆以方伎雜流拜官，榮華燿燿，世所企羨，則妖妄之說自盛，而影響且及於文章。且歷來三教之爭，都無解決，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謂義利邪正善惡是非真妄諸端，皆溷而又析之，統於二元，雖無專名，謂之神魔，蓋可賅括矣。其在小說，則明初之平妖傳已開其先，而繼起之作尤夥，凡所敷叙，又非宋以來道士造作之談，但爲人民閭巷間意，雖難淺陋，率無可觀，然其力之及於人心者甚大，又或有文人起而結集潤色之，則亦爲鴻篇鉅製之胚胎也。

彙此等小說成集者，今有四游記行於世，其書四種，著者三人，不知何人編定，

惟觀刻本之狀，當在明代耳。一曰上洞八仙傳，亦名八仙出處東游記傳，二卷五十六回，題「蘭江吳元泰著」。傳言鐵拐（姓李名玄）得道，度鍾離權，權又度呂洞賓，二人又共度韓湘曹友，張果藍采和何仙姑則別成道，是爲八仙。一日俱赴蟠桃大會，歸塗各履寶物渡海，有龍子愛藍采和所踏玉版，攝而奪之，遂大戰，八仙「火燒東洋」，龍王敗績，請天兵來助，亦敗，後得觀音和解，乃各謝去，而「天淵迴別天下太平」之候，自此始矣。書中文字言俗語間出，事亦往往不相屬，蓋雜取民間傳說作之。

二曰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即南游記，四卷十八回，題「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編」。言有妙吉祥童子以殺獨火鬼忤如來，貶爲馬耳娘娘子，是曰三眼靈光，具五神通，報父讐，游靈虛，緣盜金鎗，爲帝所殺；復生炎魔天王家，是爲靈耀，師事天尊，又詐取其金刀，煉爲金磚以作法寶，終鬧天宮，上界鼎沸；玄天上帝以水服之，使走人間，託生蕭氏，是爲華光，仍有神通，與神魔戰，中界亦鼎沸，帝乃赦之。華光因失金磚，復欲製煉，尋求金塔，途遇鐵扇公主，擒以爲妻，又降諸妖，所向無

敵，以憶其母，訪於地府，復因爭執，大鬧陰司，下界亦鼎沸。已而知生母實妖也，名吉芝陀聖母，食齋長者妻，幻作其狀，而生華光，然仍食人，爲佛所執，方在地獄，受惡報也，華光乃救以去。

……却說華光三下酆都，救得母親出來，十分歡悅。那吉芝陀聖母曰：「我兒，你救得我出來，道好，我要討岐娥喫。」華光問岐娥是甚麼子，我兒媳俱不曉得。」母曰：「岐娥不曉得，可去問千里眼順風耳。」華光即問二人。二人曰：「那岐娥是人，他又思量喫人。」華光聽罷，對娘曰：「娘，你在酆都受苦，我孩兒用盡計較，救得你出來，何又想喫人，此事萬不可爲。」母曰：「我要喫！不孝子，你沒有岐娥與我喫，是誰要救我出來？」華光無奈，只推曰：「容兩日討與你喫。」……（第十七回華光三下酆都）

於是張勝求醫，有言惟仙桃可治者，華光即幻爲齊天大聖狀，竊而奉之，吉芝陀乃始不思食人。然齊天被嫌，詢於佛母，知是華光，則來討，爲火舟所燒，敗績；其女月

李有骷髏骨，擊之敵頭即痛，二日死。華光被術，將不起，火炎王光佛出而議和，月李削骨上擊痕，華光始愈，終歸佛道云。

明謝肇淛（五雜俎十五）以華光小說比西游記，謂「皆五行生剋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真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又於吉芝陀出獄即思食人事，則致慨於遷善之難，因知在萬歷時，此書已有。沈德符論劇曲（野獲編二十五），亦有「華光顯聖則太妖誕」語，是此種故事，當時且演爲劇本矣。惟書於何時始出，則未詳。

其三曰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即北游記，四卷二十四回，亦余象斗編，記真武本生及成道降妖事。上帝爲玄天之說，在漢已有（周禮大宗伯鄭氏注），然與後之玄帝，實又不同。此玄帝真武者，蓋起於宋代羽客之言，即元洞玉曆記（三教搜神大全一引）所謂元始說法於玉清，下見惡氣彌塞，乃命周武伐紂以治陽，玄帝收魔以治陰，「上賜玄帝披髮跣足，金甲玄袍，皂纓玄旗，統領丁甲，下降凡世，與六天魔王

戰於洞陰之野，是時魔王以坎離二炁，化蒼龜巨蛇，變現方成，玄帝神力攝於足下，鎖鬼衆於酆都大洞，人民治安，字內清肅」者是也，元嘗加封，明亦崇奉。此傳所言，間符舊說，但亦時竊佛傳，雜以鄙言，盛誇感應，如村巫廟祝之見。初謂隋煬帝時，玉帝當醺會之際，而忽思凡，遂以三魂之一，爲劉氏子，如來三清並來點化，乃隱蓬萊；又以凡心，生哥閣國，次生西霞，皆是王子，蒙天尊教，捨國出家，功行既完，上謁玉帝，封蕩魔天尊，令收天將；于是復生爲淨洛國王子，得斗母元君點化，入武當山成道。玄帝方升天宮，忽見妖氣起於中界，知即天將，擾亂人間，乃復下凡，降龜蛇怪，服趙公明，收雷神，獲月孛，及他神將，引以朝天。玉帝即封諸神爲玄天都將，計三十六員。然揚子江有鍋及竹籠二妖，獨逸去不可得，真武因指一化身，復入人世，於武當山鎮守之。篇末則記永樂三年玄天助國却敵事，而下有「至今二百餘載」之文，頗似此書流行，當在明季，然舊刻無後一語，可知有者乃後來增訂之本矣。

四曰西遊記傳，四卷四十一回，題齊雲楊志和編，天水趙景真校，敘孫悟空得道，唐太宗入冥，玄奘應詔求經，途中遇難，終達西土，得經東歸者也。太宗之夢，唐人已言，張鷟朝野僉載云，「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覓合來，還即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即令還，向見者又送迎引導出。」又有俗文，亦記斯事，有殘卷從敦煌千佛洞得之（詳見第十二篇）。至玄奘入竺，實非應詔，事具唐書（百九十一方伎傳），又有專傳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在佛藏中，初無諸奇詭事，而後來稗說，頗涉靈怪。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已有猴行者深沙神及諸異境；金瓶院本亦有唐三藏（陶宗儀輟耕錄）；元雜劇有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鍾嗣成錄鬼簿），一名西遊記，倘納書經曲譜（補遺二）所摘錄者即此本，則收孫悟空，加戒箍，火孩兒，豬八戒皆已見。似取經故事，自唐末以至宋元，乃漸漸演成神異，且能有條貫，小說家因亦得取爲記傳也。

全書之前九回爲孫悟空得仙至被降故事，言有石猴，尋得水源，衆奉爲王，而復出山，就師悟道，以大神通，攪亂天地，玉帝不得已，封爲齊天大聖，復擾蟠桃大會，帝命灌口二郎真君討之，遂大戰，悟空被獲。書叙當時戰鬪變化之狀云：

……那小猴見真君到，急急報知猴王。猴王即手掣起金箍棒，步上雲履。二人相見，各言姓名，遂排開陣勢，來往三百餘合。二人各變身萬丈，戰入雲端，離却洞口。……大聖正在開戰，忽見本山衆猴驚散，抽身就走；真君大步赶上，急走急追。大聖慌忙將身一變，鑽入水中。真君道，「這猴入水必變魚蝦，待我變作鷹鷂逐他。」大聖見真君趕來，又變一羣飛鳥，飛在樹上，被真君拽弓一彈，打下草坡，遍尋不見，回轉天王營中去說猴王敗陣等事，又趕不見踪跡。天王把照妖鏡一照，急云「妖猴往你灌口去了。」真君回灌口；猴王急變做真君模樣，坐在中堂，被二郎用一神鎗，猴王讓過，變出本相，二人對較手段，意欲回轉花果山，奈四面天將圍住念咒。忽然真君與菩薩在雲端觀看，見

猴王精力將疲，老君擲下金剛圈，與猴王腦上一打。猴王跌倒在地，被真君神犬咬住胸肚子，又拖跌一交，却被真君兄弟等神鎗刺住，把鐵索綁縛。……

（第七回真君收捉猴王）

然斫之無傷，煉之不死，如來乃壓之五行山下，令待取經人。次四回即魏徵斬龍，太宗入冥，劉全進瓜，及玄奘應詔西行：爲求經之所由起。十四回以下則玄奘道中收徒及遇難故事，而以見佛得經東歸證果終。徒有三，曰孫行者，豬八戒，沙僧，並得龍馬；災難三十餘，其大者五莊觀，平頂山，火雲洞，通天河，毒敵山，六耳獼猴，小雷音寺等也。凡所記述，簡略者多，但亦偶雜游詞，以增笑樂，如寫火雲洞之戰云：

……那山前山後土地皆來叩頭報名，「此處叫做枯松澗，澗邊有一座山洞，叫做火雲洞，洞有一位魔王，是牛魔王的兒子，叫做紅孩兒。他有三昧真火，甚是利害。一行者聽說，叱退土神，……與八戒同進洞中去尋。……那魔王分付

小妖，推出五輪小車，擺下五方，遂提鎗殺出，與行者戰經數合，八戒助陣，魔王走轉，把鼻子一槌，鼻中冒出火來，一時五輪車子，烈火齊起。八戒道，「哥哥快走！少刻把老豬燒得囫圇，再加香料，儘他受用。」行者雖然避得火燒，却只怕烟，二人只得逃轉……（第三十二回唐三藏收妖過黑河）

復請觀世音至，化刀爲蓮臺，誘而執之，既降復叛，則環以五金箍，灑以甘露，乃始兩手相合，歸落伽山云。西遊記雜劇中揭鉢一齣，蓋用鬼子母揭鉢孟救幼子事者，中有云，「告世尊，肯發慈悲力。我着唐三藏西遊使回，小孩兒妖怪放生了他。到前面，須得二聖郎救了你。」（納書楹曲譜補遺一引）即此事，而於此乃改爲牛魔王子，且與參善知識之善才童子相溷矣。

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說(中)

又有一百回本西遊記，蓋出於四十一回本西遊記傳之後，而今特盛行，且以爲元初道士邱處機作。處機固嘗西行，李志常記其事爲長春真人西遊記，凡二卷，今尙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爲一書；清初刻西遊記小說者，又取虞集撰長春真人西遊記之序文冠其首，而不根之談乃愈不可拔也。

然至清乾隆末，錢大昕跋長春真人西遊記（潛研堂文集二十九）已云小說西遊演義是明人作；紀昀（如是我聞三）更因「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料，皆同明制，」決爲明人依託，惟尙不知作者爲何人。而鄉邦文獻，尤爲人所樂道，故是後山陽人如丁晏（石亭記事續編）阮葵生（茶餘客話）等，已皆探索舊志，知西遊記之作者爲吳承恩矣。吳玉搢

〔山陽志遺〕亦云然，而尙疑是演邱處機書，猶羅貫中之演陳壽三國志者，當由未見二卷本，故其說如此，又謂或云有後西遊記，爲射陽先生撰，則第志俗說而已。

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性敏多慧，博極羣書，復善諧劇，著雜記數種，名震一時，嘉靖甲辰歲貢生，後官長興縣丞，隆慶初歸山陽，萬曆初卒（約一五一〇—一五八〇）。雜記之一卽遊西記，餘未詳（見天啓淮安府志一六及一九光緒淮安府志實舉表）。又能詩，詞微而顯，旨博而深（陳文燭序語），爲有明一代淮郡詩人之冠，而貧老乏嗣，遺稿多散佚，邱正綱收拾殘缺爲射陽存稿四卷續稿一卷，吳玉搢盡收入山陽耆舊集中（山陽志遺四）。然同治間修山陽縣志者，于人物志中去其「善諧劇著雜記」語，于藝文志又不列西遊記之目，于是吳氏之性行遂失真，而知西遊記之出于吳氏者亦愈少矣。

西遊記全書次第，與楊志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前七回爲孫悟空得道至被降故事，當楊本之前九回；第八回記釋迦造經之事，與佛經言阿難結集不合；第九回記玄

樊父母遇難及玄英復讐之事，亦非事實，楊本皆無有，吳所加也。第十至十二回即魏徵斬龍至玄英應詔西行之事，常楊本之十至十三回；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則俱記入竺途中遇難之事，九者究也，物極於九，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難；而一百回以東返成真終。

惟楊志和本雖大體已立，而文詞荒率，僅能成書；吳則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頗極廣泛，于四游記中亦采華光傳及真武傳，于西游故事亦采西游記雜劇及三藏取經詩話（？），翻案挪移則用唐人傳奇（如異聞集西陽雜俎等），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幾乎改觀，如灌口二郎之戰孫悟空，楊本僅三百餘言，而此十倍之，先記二人各現「法象」，次則大聖化雀，化「大鷲老」，化魚，化水蛇，真君化雀鷹，化大海鶴，化魚鷹，化灰鶴，大聖復化爲鵝，真君以其賤鳥，不屑相比，即現原身，用彈丸擊下之。

……那大聖趁着機會，滾下山崖，伏在那裏又變，變一座土地廟兒：大張着

口，似個廟門；牙齒變做門扇；舌頭變做菩薩；眼睛變做窗櫺；只有尾巴不好收拾，豎在後面，變做一根旗竿。真君趕到崖下，不見打倒的鴛鴦。只有一間小屋，急睜鳳眼，仔細看之，見旗竿立在後面，笑道，「是這猢猻了。他今又在那裏哄我。我也曾見廟宇，更不曾見一個旗竿豎在後面的。斷是這畜生弄誑。他若哄我進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進去，等我掣拳先搗窗櫺，後踢門扇。」大聖聽得，……撲的一個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見。真君前前後後亂趕，……起在半空，見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鏡，與哪吒住立雲端。真君道，「天王，曾見那猴王麼？」天王道，「不會上來，我這裏照着他哩。」真君把那賭變化，弄神通，拿羣猴一事說畢，却道，「他變廟宇，正打處，就走了。」李天王聞言，又把照妖鏡四方一照，呵呵的笑道，「真君，快去快去，那猴子使了個隱身法，走出營園，往你那瀟江口去也。」……却說那大聖已至瀟江口，搖身一變，變作二郎爺爺的模樣，按下雲頭，徑入廟裏。鬼判不能相認，一個個磕頭迎

接。他坐在中間，點查香火：見李虎拜還的三牲，張龍許下的保福，趙甲求子的文書，錢丙告病的良願。正看處，有人報「又一個爺爺來了。」衆鬼判急急觀看，無不驚心。眞君却道，「有個甚麼齊天大聖，纔來這裏否？」衆鬼判道，「不曾見甚麼大聖，只有一個爺爺在裏面查點哩。」眞君攔進門；大聖見了，現出本相道，「郎君，不消嚷，廟宇已姓孫了！」這眞君即舉三尖兩刃神鋒，劈臉就砍。那猴王使個身法，讓過神鋒，掣出那繡花針兒，幌一幌，碗來粗細，趕到前，對面相還。兩個嚷嚷鬧鬧，打出廟門，半霧半雲，且行且戰，復打到花果山。慌得那四大天王等衆隄防愈緊；這康張太尉等迎着眞君，合心努力，把那美猴王圍繞不題。……（第六回下小聖施威降大聖）

然作者構思之幻，則大率在八十一難中，如金峴山之戰（五十至五十二回），二心之爭（五七及五八回），火燄山之戰（五九至六一回），變化施爲，皆極奇恣，前二事楊書已有，後一事則取華光傳中之鐵扇公主以配西游志傳中僅見其名之牛魔王，俾益增

其神怪豎異者也。其述牛魔王既爲羣神所服，令羅刹女獻芭蕉扇，滅火鎮山，俾玄奘等西行情狀云：

……那老牛心驚膽戰，……望上便走。恰好有托塔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領魚肚藥叉巨靈神將慢住空中。……牛王急了，依前搖身一變，還變做一隻大白牛，使兩隻鐵角去觸天王。天王使刀來砍。隨後孫行者又到，……道，「這廝神通不小。又變作這等身軀，却怎奈何？」太子笑道，「大聖勿疑，你看我擒他。」這太子即喝一聲「變！」變得三頭六臂，飛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斬妖劍望頸項上一揮，不覺得把個牛頭斬下。天王丟刀，却纔與行者相見。那牛王脖子裏又鑽出一個頭來，口吐黑氣，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劍，頭落處，又鑽出一個頭來；一連砍了十數劍，隨即長出十數個頭。哪吒取出火輪兒，掛在老牛的角上，便吹真火，燄燄烘烘，把牛王燒得張狂哮吼，搖頭擺尾。纔要變化脫身，又被托塔天王將照妖鏡照住本像，騰挪不動，無計逃生，只叫「真傷我命，情

願歸順佛家也！」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來！」牛王道，「扇子在我山妻處收着哩。」哪吒見說，將縛妖索子解下，……穿在鼻孔裏，用手牽來，……回至芭蕉洞口。老牛叫道，「夫人，將扇子出來，救我性命！」羅刹聽叫，急卸了釵環，脫了色服，挽青絲如道姑，穿縞素似比丘，雙手捧那柄丈二長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門；又見金剛衆聖與天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頭禮拜道，「望菩薩饒我夫妻之命，願將此扇奉承孫叔叔成功去也。」……

……孫大聖執着扇子，行近山邊，儘氣力揮了一扇，那火燄山平平息燄，寂寂除光；又搨一扇，只聞得習習瀟瀟，清風微動；第三扇，滿天雲漠漠，細雨落霏霏。有詩有證：

火燄山遙八百程。火光大地有聲名。火煎五漏丹難熟，火燎三關道不清。
特借芭蕉施雨露，幸蒙天將助神功。牽牛歸佛休顛劣，水火相聯性自平。

（第六十一回下孫行者三調芭蕉扇）

又作者稟性，「復善諧劇」，故雖述變幻恍忽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詳見胡適西游記考證）。如記孫悟空大敗于金嶺洞兇怪，失金箍棒，因謁玉帝，乞發兵收剿一節云：

……當時四天神傳奏靈霄，引見玉陛，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老官兒，累你累你。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說。於今來在金嶺山金嶺洞，有一兇怪，把唐僧拿在洞裏，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孫尋上他門，與他交戰，那怪神通廣大，把我金箍棒搶去，因此難縛妖魔。那怪說有些認得老孫，我疑是天上凶星思凡下界，爲此特來啟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鑒，降旨查勘兇星，發兵收剿妖魔，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却又打個深躬道，「以聞。」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後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後恭，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第五十一回上心猿空用千般

計）

評說此書者有清人山陰悟一子陳士斌西遊真詮（康熙丙子尤侗序），西河張書紳西遊正旨（乾隆戊辰序）與悟元道人劉一明西遊原旨（嘉慶十五年序），或云勸學，或云談禪，或云講道，皆闡明理法，文詞甚繁。然作者雖儒生，此書則實出于游戲，亦非誦道，故全書僅偶見五行生克之常談，尤未學佛，故末回至有荒唐無稽之經曰，特緣混同之教，流行來久，故其著作，乃亦釋迦與老君同流，真性與元神雜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隨宜附會而已。假欲勉求大旨，則謝肇淪（五雜俎十五）之「西遊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豬爲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不制，而歸于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數語，已足盡之。作者所說，亦第云，「衆僧們議論佛門定旨，上西天取經的緣由，……三藏銚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點頭幾度。衆僧們莫解其意，……三藏道，「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對佛說下誓願，不由我不盡此心，這一去，定要到西天見佛求經，使我們法輪回轉，皇圖永固」（十三回）而已。

後西遊記六卷四十回，不題何人作。中謂花果山復生石猴，仍得神通，稱爲小聖，輔大顛和尚賜號半偈者復往西天，度求真解。途中收豬一戒，得沙彌，且遇諸魔，屢陷危難，願終達靈山，得解而返。其謂儒釋本一，亦同西遊，而行文造事並遜，以吳承恩詩文之清綺推之，當非所作矣。又有續西遊記，未見，西遊補所附雜記有云，「續西遊摹擬逼真，失于拘滯，添出比丘靈虛，尤爲蛇足」也。

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說(下)

封神傳一百回，不題撰人。梁章鉅（浪跡續談六）云，「林樾亭（案名喬蔭）先生嘗與余談，封神傳一書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與西游記水滸傳鼎立而三，因偶讀尚書武成篇『唯爾有神尙克相予』語，衍成此傳。其封神事則隱據六韜（舊唐書禮儀志引）陰謀（太平御覽引）史記封禪書唐書禮儀志各書，鋪張俶詭，非盡無本也。」然名宿之名未詳。張無咎作平妖傳序已及封神，是其書殆成于隆慶萬曆間（十六世紀後半）矣。書之開篇詩有云，「商周演義古今傳」，似志在于演史，而修談神怪，什九虛造，實不過假商周之爭，自寫幻想，較水滸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遜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視之者也。

史記封禪書云，「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六韜金匱中亦間記太公神術；姬己

爲狐精，則見于唐李瀚蒙求注，是商周神異之談，由來舊矣。然封神亦明代巷語，見武傳，不必定本于尚書。封神傳即始自受辛進香女嬀宮，題詩顯神，神因命三妖惑紂以助周。第二至三十回則雜敘商紂暴虐，子牙隱顯，西伯脫禍，武成反商，以成殷周交戰之局。此後多說戰爭，神佛錯出，助周者爲闡教即道釋，助殷者爲截教。截教不知所謂，錢靜方（小說叢攷上）以爲周書克殷篇有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整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案此文在世俘篇，錢偶誤記）魔與人分別言之，作者遂由此生發爲截教。然「摩羅」梵語，周代未翻，世俘篇之魔字又或作磨，當是誤字，所未詳也。其戰各逞道術，互有死傷，而截教終敗。于是以紂王自焚，周武入殷，子牙歸國封神，武王分封列國終。封國以報功臣，封神以妥功鬼，而人神之死，則委之于劫數。其間時出佛名，偶說名教，混合三教，略如西游，然其根柢，則方士之見而已。在諸戰事中，惟截教之通天教主設萬仙陣，闡教羣仙合破之，爲最烈：

話說老子與元始沖入萬仙陣內，將通天教主裹住。金靈聖母被三大士圍在當中，……用玉如意招架。三大士多時，不覺把頂上金冠落在塵埃，將頭髮散了。這聖母披髮大戰，正戰之間，遇着燃燈道人，祭起定海珠打來，正中頂門。可憐！正是：

封神正位爲星首，北闕香煙萬載存。

燃燈將定海珠把金靈聖母打死。廣成子祭起誅仙劍，赤精子祭起戮仙劍，道行天尊祭起陷仙劍，玉鼎真人祭起絕仙劍，數道黑氣沖空，將萬仙陣罩住。凡封神臺上有名者，就如砍瓜切菜一般，俱遭殺戮。子牙祭打神鞭，任意施爲。萬仙陣中，又被楊任用五火扇扇起烈火千丈，黑煙迷空。……哪叱現三首八臂，往來衝突。……通天教主只見萬仙受此屠戮，心中大怒，急呼曰，「長耳定光仙快取六魂旛來！」定光仙因見接引道人白蓮裹體，舍利現光；又見十二代弟子，玄都門人俱有瓔絡金燈，光華罩體，知道他們出身清正，截教畢竟差訛。

他將六魂幡收起，輕輕的走出萬仙陣，還往蘆蓬下隱匿。正是：

根深原是西方客，
躲在蘆蓬獻寶施。

話說通天教主……無心戀戰，……欲要退後，又恐教下門人笑話，只得勉強相持。又被老子打了一拐，通天教主着了急，祭起紫電鎚來打老子。老子笑曰，「此物怎能近我？」只見頂上現出玲瓏寶塔；此鎚焉能下來？……只見二十八宿星官已殺得看看殆盡；止邱引見勢不好了，借土遁就走。被陸壓看見，惟恐追不及，急縱至空中，將葫蘆揭開，放出一道白光，上有一物飛去；陸壓打一躬，命「寶貝轉身」，可憐邱引，頭已落地。……且說接引道人在萬仙陣內將乾坤袋打開，盡收那三千紅氣之客。有緣住極樂之鄉者，俱收入此袋內。準提同孔雀明王在陣中現二十四頭，十八隻手，執定瓔絡，傘蓋，花貫，魚腸，金弓，銀戟，白鉞，幡，幢，加持神杵，寶鏢，銀瓶等物，來戰通天教主。通天教主看見準提，頓起三昧真火，大罵曰，「好潑道！焉敢欺吾太甚，又來攪吾

此陣也！」縱牽牛冲來，仗劍直取，準提將七寶妙樹架開。正是：

西方極樂無窮法，俱是蓮花一化身。（第八十四回）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亦一百回，題「二南里人編次」。前有萬歷丁酉（一五九七）菊秋之吉羅懋登叙，羅即撰人。書叙永樂中太監鄭和王景宏服外夷三十九國，咸使朝貢事。鄭和者，明史（三百四宦官傳）云，「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永樂三年，命和及其儕王景宏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帛，造大舶，……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攝之。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資。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蕃，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蓋鄭和之在明代，名聲赫然，爲世人所樂道，而嘉靖以後，倭患甚殷，民間傷今之弱，又爲故事所囿，遂不思將帥而思黃門，集俚俗傳聞以成此作，故自序云，「今者東事倥傯，何如西戎卽序，不得比西

戎即序，何可令王鄭二公見」也。惟書則侈談怪異，專尚荒唐，頗與序言之慷慨不相應，其第一至七回爲碧峰長老下生，出家及降魔之事；第八至十四回爲碧峰與張天師鬪法之事；第十五回以下則鄭和掛印，招兵西征，天師及碧峰助之，斬除妖孽，諸國入貢，鄭和建祠之事也。所述戰事，頗竊西遊記封神傳，而文詞不工，更增支蔓，特頗有里巷傳說，如「五鬼鬧判」「五鼠鬧東京」故事，皆于此可考見，則亦其所長矣。五鼠事似脫胎于西遊記二心之爭；五鬼事記外夷與明戰後，國殤在其中受讞，多獲惡報，遂大哄，縱擊判官，其往復辯難之詞如下：

……五鬼道，「縱不是受私賣法，却是查理不清。」閻羅王道，「那一個查理不清？你說來我聽着。」劈頭就是姜老星說道，「小的是金蓮象國一個總兵官，爲國忘家，臣子之職，怎麼又說道我該送罰惡分司去？以此說來，却不是錯爲國家出力了麼？」崔判官道，「國家苦無大難，怎叫做爲國家出力？」姜老星道，「南人寶船千號，戰將千員，雄兵百萬，勢如紫卵之危，還說是國家苦無

大難？」崔判官道，「南人何曾滅人社稷，吞人土地，貪人財貨，怎見得勢如聚卵之危？」姜老星道，「既是國勢不危，我怎肯殺人無厭？」判官道，「南人之來，不過一紙降書，便自足矣。他何曾威逼於人，都是你們偏然強戰，這不是殺人無厭麼？」咬海干道，「判官大王差矣。我爪哇國五百名魚眼軍一刀兩段，三千名步卒煮做一鍋，這也是我們強戰麼？」判官道，「都是你們自取的。」圓眼帖木兒說道，「我們一個人劈作四架，這也是我們強戰麼？」判官道，「也是你們自取的。」盤龍三太子說道，「我舉刀自刎，豈不是他的威逼麼？」判官道，「也是你們自取的。」百里雁說道，「我們燒做一個柴頭鬼兒，豈不是他的威逼麼？」判官道，「也是你們自取的。」五個鬼一齊吆喝起來，說道，「你說甚麼自取，自古道『殺人的償命欠債的還錢』，他枉刀殺了我們，你怎麼替他們曲斷？」判官道，「我這裏執法無私，怎叫做曲斷？」五鬼說道，「既是執法無私，怎麼不斷他填還我們人命？」判官道，「不該填還你們！」五

鬼說道，「但只『不該』兩個字，就是私弊。」這五個鬼人多口多，亂吆亂喝，嚷做一迭，鬧做一塊。判官看見他們來得兇，也沒奈何，只得站起來喝聲道，「哇，甚麼人敢在這裏胡說！我有私，我這管筆可是容私的？」五個鬼齊齊的走上前去，照手一搶，把管筆奪將下來，說道，「鐵筆無私。你這蜘蛛鬚兄扎的筆，牙齒縫裏都是私（絲），敢說得個不容私？」……（第九十回靈曜府五鬼鬧判）

西遊補十六回，天目山樵序云南潛作；南潛者，烏程董說出家後之法名也。說字若雨，生于萬曆庚申（一六二〇），幼即穎悟，自願先誦圓覺經，次乃讀四書及五經，十歲能文，十三入泮，逮見中原流寇之亂，遂絕意進取。明亡，祝髮于靈巖，名曰南潛，號月函，其他別字尚甚夥，三十餘年不履城市，惟友漁樵，世推爲佛門尊宿，有上堂晚參唱酬語錄（鈕琇觚賸續編之江抱陽生甲申朝事小記）及豐草庵雜著十種詩文集若干卷。西遊補云以入「三調芭蕉扇」之後，敘悟空化齋，爲鯖魚精所迷，漸入

夢境，擬尋秦始皇借驅山鐸，驅火餓山，徘徊之間，進萬鏡樓，乃大顛倒，或見過去，或求未來，忽化美人，忽化閻羅，得虛空主人一呼，始離夢想，知鯖魚本與悟空同時出世，住于「幻部」，自號「青青世界」，一切境界，皆彼所造，而實無有，即「行者情」，故「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走入情內見得世界情根之虛，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本書卷首答問）其云鯖魚精，云青青世界，云小月王者，即皆謂情矣。或以中有「殺青大將軍」「倒置歷日」諸語，因謂是鼎革之後，所寓微言，然全書實于調彈明季世風之意多，于宗社之痛之迹少，因疑成書之日，尙常在明亡以前，故但有邊事之憂，亦未入釋家之奧，主眼所在，僅如時流，謂行者有三個師父，一是祖師，二是唐僧，三是穆王（岳飛）：「湊成三教全身」（第九回）而已。惟其造事造辭，則豐瞻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處，時足驚人，間以俳諧，亦常俊絕，殊非同時作手所敢望也。

行者（時化爲虞美人與綠珠輩醺後辭出）即時現出原身，擡頭看看，原來正是

女媧門前。行者大喜道，「我家的天，被小月王差一班踏空使者碎碎擊開，昨日反抱罪名在我身上。……聞得女媧久慣補天，我今日竟央女媧替我補好，方纔哭上靈霄，洗個明白，這機會甚妙。」走近門邊細細觀看，只見兩扇黑漆門緊閉，門上貼一紙頭，寫着「二十日到軒轅家開話，十日乃歸，有慢尊客，先此布罪。」行者看罷，回頭就走，耳朵中只聽得雞唱三聲，天已將明，走了數百萬里，秦始皇只是不見。（第五回）

忽見一個黑人坐在高閣之上，行者笑道，「古人世界有賊哩，滿面塗了烏煤在此示衆。」走了幾步，又道，「不是逆賊。原來倒是張飛廟。」又想問道，「既是張飛廟，該帶一頂包巾。……帶了皇帝帽，又是玄色面孔，此人決是大禹玄帝。我便上前見他，討些治妖斬魔秘訣，我也不消尋着秦始皇了。」看看走到面前，只見臺下立一石竿，竿上插一首飛白旗，旗上寫六個紫色字：

「先漢名士項羽」

行者看罷，大笑一場，道：「真個是『事未來時休去想，想來到底不如心。』」老孫疑來疑去，……誰想一些不是，倒是我綠珠樓上強盜丈夫。」當時又轉一念道：「哎喲，吾老孫專爲尋秦始皇，替他借個驅山鑿子，所以鑽入古人世界來，楚霸王在他後頭，如今已見了，他却爲何不見？我有一個道理：逕到臺上見了項羽，把始皇消息問他，倒是個着腳信。」行者即時跳起細看，只見高閣之下，……坐着一個美人，耳朵邊只聽得叫「虞美人虞美人」。……行者登時把身子一搖，仍前變做美人模樣，登上高閣，袖中取出一尺冰羅，不住的掩淚，單單露出半面，望着項羽，似煞似怒。項羽大驚，慌忙跪下，行者背轉，項羽又飛趨跪在行者面前，叫「美人，可憐你枕席之人，聊開笑面。」行者也不做聲；項羽無奈，只得陪哭。行者方纔紅着桃花臉兒，指着項羽道：「頑賊！你爲赫赫將軍，不能庇一女子，有何顏面坐此高臺？」項羽只是哭，也不敢答應。行者微露不忍之態，用手扶起道：「常言道，『男兒兩膝有黃金。』你今後

不可亂跪。」……(第六回)

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說(上)

常神魔小說盛行時，記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猶宋市人小說之「銀字兒」，大率爲離合悲歡及發跡變態之事，間雜因果報應，而不甚言靈怪；又緣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故或亦謂之「世情書」也。

諸「世情書」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鈔本流傳，袁宏道見數卷，即以配水滸傳爲外典（觴政），故聲譽頓盛；世又益以西遊記，稱三大奇書。萬曆庚戌（一六一〇），吳中始有刻本，計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闕，刻時所補也（見野獲編二十五）。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間大名士（亦見野獲編），世因以擬太倉王世貞，或云其門人（康熙乙亥謝頤序云），由此復生譏言，謂世貞造作此書，乃置毒於紙，以殺其仇嚴世蕃，或云唐順之者，故清康熙中彭城張竹坡評刻本，遂有苦孝說

冠其首。

金瓶梅全書假水滸傳之西門慶爲線索，謂慶號四泉，清河人，「不甚讀書，終日閒游浪蕩，」有一妻三妾，又交「幫間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結爲十弟兄，復悅潘金蓮，配其夫武大，納以爲妾。武松來報讐，尋之不獲，誤殺李外傳，刺配孟州。而西門慶故無恙，于是日益放恣，通金蓮婢春梅，復私李瓶兒，亦納爲妾，「又得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已而李瓶兒生子；慶則因賂蔡京得金吾衛副千戶，乃愈肆，求藥縱慾受賂枉法無不爲。然潘金蓮妬李有子，屢設計使受驚，子終以瘈瘲死；李瘠子亦亡。潘則力媚西門慶，慶一夕飲藥踰量，亦暴死。金蓮春梅復通于慶婿陳敬濟，事發被斥賣，金蓮遂出居于婆家待嫁，而武松適遇赦歸，因見殺；春梅則賣爲周守備妾，有寵，又生子，竟冊爲夫人。會孫雪娥以遇拐復獲發官賣，春梅憾其嘗「唆打陳敬濟」，則買而折辱之，旋賣于酒家爲娼；又稱敬濟爲弟，羅致府中，仍與通。已而守備征宋江有功，擢濟南兵馬制置，敬濟亦列名軍門，陞爲參謀。後金人入寇，守備陣

亡，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因亦以淫縱暴卒。比金兵將至清河，慶妻攜其遺腹子孝哥欲奔濟南，途遇普淨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現夢化之，孝哥遂出家，法名明悟。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故世以爲非王世貞不能作。至謂此書之作，專以寫市井間淫夫蕩婦，則與本文殊不符，緣西門慶故稱世家，爲縉紳，不惟交通權貴，即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家，卽風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行，加以筆伐而已。

……婦人（潘金蓮）道，「怪奴才，可可兒的來，想起一件事來，我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繭兒。來，旺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子，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塢雪洞兒裏拜帖匣子內，攪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罕稀物件，也不當家化

化的，怪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又指着秋菊罵道，「這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打了幾下。」分付春梅，「趁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拾着鞋兒說道，「娘這個鞋，只好盛我一個脚指頭兒罷。」那婦人罵道，「賊奴才，還叫甚麼口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恥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分付「取刀來，等我把淫婦鞋作幾截子，掠到茅廁裏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砍個樣兒你瞧。」西門慶笑道，「怪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裏有這個心。」……（第二十八回）

……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左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後邊更衣。」于是……讓至翡翠軒，……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粧打扮，立於階下，向前插燭也似磕

了四個頭。……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四泉，你何如這等厚愛？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就欲留題相贈。西門慶即令書童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濃的，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第四十九回）

明小說之宣揚穢德者，人物每有所指，蓋藉文字以報夙讐，而其是非，則殊難揣測。沈德符謂金瓶梅亦斥時事，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勛則指陸炳，其它亦各有所屬。「則主要如西門慶，自當別有主名，即開篇所謂「有一處人家，先前怎地富貴，到後來煞甚淒涼，權謀術智，一毫也用不着，親友兄弟，一個也靠不着，享不過幾年的榮華，倒做了許多的話靶。內中又有幾個鬪寵爭強迎姦賣俏的，起先好不妖嬈嫵媚，到後來也免不得屍橫燈影，血染空房」（第一回）者是矣。結

未稍進，用釋家言，謂西門慶遺腹子孝哥方睡在永福寺方丈，普淨引其母及衆往，指以禪杖，孝哥「翻過身來，却是西門慶，項帶沈枷，腰繫鐵索。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牀上。……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託生。」（第一百回）此之事狀，固若瑋奇，然亦第謂種業留遺，累世如一，出離之道，惟在「明悟」而已。若云孝子街酷，用此復讐，雖奇謀至行，足爲此書生色，而證佐蓋闕，不能信也。

故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僞，又緣衰世，萬事不綱，爰發苦言，每極峻急，然亦時涉隱曲，猥褻者多。後或略其他文，專注此點，因予惡謚，謂之「淫書」；而在當時，實亦時尚。成化時，方士李孜僧繼曉已以獻房中術驟貴，至嘉靖間而陶仲又以進紅鉛得倖于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傅少保禮部尚書恭誠伯。於是頹風漸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參議顧可學皆以進士起家，而俱藉「秋石方」致大位。瞬息顯榮，世俗所企羨，微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閨韓方藥之事爲恥。風氣旣變，並及文林，故自方士進用以來，方藥

盛，妖心興，而小說亦多神魔之談，且每叙牀第之事也。

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雖間雜猥詞，而其他佳處自在，至於末流，則著意所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團意思頗似李漁，較爲出類而已。其尤下者則意欲媒語，而未能文，乃作小書，刊布於世，中經禁斷，今多不傳。

萬曆時又有名玉嬌李者，云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袁宏道曾聞大略，謂「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蒸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醜態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一後沈德符見首卷，以爲「穢黷百端，背倫蔑理，……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夏言）分宜（嚴嵩）相搆，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然筆鋒恣橫酣暢，似尤勝金瓶梅。」（皆見野獲編二十五）今其書已佚，雖或偶有見者，而文章事迹，皆與袁沈之言不類，蓋後人影撰，非常時所見本也。

續金瓶梅前後集共六十四回，題「紫陽道人編」。自言東漢時遼東三韓有仙人丁

令威；後五百年而臨安西湖有仙人丁野鶴，臨化遺言，「說『五百年後又有一人名丁野鶴，是我後身，來此相訪。』」後至明末，果有東海一人，名姓相同，來此罷官而去，自稱紫陽道人。（六十二回）卷首有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署「魯諸邑丁耀元參解」，序有云，「自姦杞焚予天史於南都，海桑既變，不復講因果事，今見聖天子欽頒感應篇，自製御序，戒諭臣工，」則續金瓶梅當成于清初，而丁耀元即其撰人矣。耀元（作元或作光者誤），字西生，號野鶴，山東諸城人，弱冠爲諸生，走江南與諸名士聯文社，既歸，鬱鬱不得志，作天史十卷。清順治四年入京，由順大籍拔貢，充鑲白旗教習，詩名甚盛。後爲容城教諭，遷惠安知縣，不赴，六十後病目，自稱木癡道人，年七十二卒（約一六二〇——一六九一），所著有詩集十餘卷，傳奇四種（乾隆諸城志十三及三六）。天史者，類歷代吉凶諸事而成，焚于南都，未詳其實，志但云「以獻益都鍾羽正，羽正奇之」而已。

續金瓶梅主意殊單簡，前集謂普淨是地藏菩薩化身，一日施食，以輪廻大簿指點

衆鬼，俾知將來惡報，後悉如言。西門慶爲汴京富室沈越子，名曰金哥，越之妻弟袁指揮居對門，有女常姐，則李瓶兒後身，嘗在沈氏宅打秋千，爲李師師所見，豔其美，矯旨取之，改名銀瓶。金人陷汴，民衆流離，金哥遂淪爲乞丐；銀瓶則爲娼，通鄭玉卿，後嫁爲翟員外妾，又與鄭僭遁至揚州，爲苗青所賺，乃自經死。後集則叙東京孔千戶女名梅玉者，以豔美富貴，自甘爲金人金哈木兒妾，而大婦凶妬，篡取虐使之，梅玉欲自裁，因夢自知是春梅後身，大婦則孫雪娥再世，遂長齋念佛，不生嗔恨，竟得脫離。至潘金蓮則轉生爲山東黎指揮女，名金桂，夫曰劉廬子，其前生實爲陳敬濟，以夙業故，體貌不全，金桂怨憤，因招妖蠱，又緣受驚，終成痼疾也。

餘文俱述他人牽纏孽報，而以國家大事，穿插其間，又雜引佛典道經儒理，詳加解釋，動輒數百言，顧什九以感應篇爲歸宿，所謂「要說佛說道說理學，先從因果說起，因果無憑，又從金瓶梅說起」（第一回）也。明之「淫書」作者，本好以剛明因果自解，至于此書，則因見「只有夫婦一倫，變故極多，……造出許多冤業，世世債

還，真是愛河自溺，慾火自煎，一部金瓶梅說了個色字，一部續金瓶梅說了個空字，從色還空，即空是色，乃自果報，轉入佛法」（四十三回）矣。然所謂佛法，復甚不純，仍溷儒道，與神魔小說諸作家意思無甚異，惟似較重力行，又欲無所執着，故亦頗譏當時空談三教一致及妄分三教等差者之弊，如述李師師舊宅收沒人官，立爲大覺尼寺，儒道又出而紛爭，即其例也：

……這裡大覺寺與隆佛事不題。後因天壇道官并園學生員爭這塊地，上司斷決不開，各在兀朮太子營裡上了一本，說道「這李師師府地寬大，僧妓雜居，單給尼姑蓋寺，恐久生事端，宜作公所。其後半花園，應分割一半，作三教堂，爲儒釋道三教講堂。」王爺准了，纔息了三處爭訟。那道官見自己不獨得，又是三分四裂的，不來照管。這開封府秀才吳道理卜守分兩個無恥生員，借此爲名，也就貼了公帖，每人三錢，倒斂了三四百兩分資。不日蓋起三間大殿，原是釋迦佛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只因不肯倒了自家門面，便把孔夫

子居中，佛老分爲左右，以見貶黜異端外道的意思。把那園中臺榭池塘，和那兩間粧閣，當日銀瓶做過臥房的，改作書房。……這些風流秀士，有趣文人，和那浮浪子弟們，也不講禪，也不講道，每日在三教堂飲酒賦詩，到講了個色字，好不快活。所在題曰三空書院，無非說三教俱空之意。……（第三十七回上三教堂青樓成淨土）

又有隔簾花影四十八回，世亦以爲金瓶梅後本，而實乃改易續金瓶梅中人名（如以西門慶爲南宮吉之類）及回目，並刪略其絮說因果語而成，書末不完，蓋將續作，然未出。一名三世報，殆包舉將來擬續之事；或并以武大被訛，亦爲夙業，合數之得三世也。

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說(下)

金瓶梅玉嬌李等既爲世所豔稱，學步者紛起，而一而又生異流，人物事狀皆不同，惟書名尙多蹈襲，如玉嬌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敘述，則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風流綴其間，功名遇合爲之主，始或乖違，終多如意，故當時或亦稱爲「佳話」。察其意旨，每有與唐人傳奇近似者，而又不相關，蓋緣所述人物，多爲才人，故時代雖殊，事迹輒類，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玉嬌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譯，又有名好逑傳者則有法德文譯，故在外國特有名，遠過于其在中國。

玉嬌梨今或改題雙美奇緣，無撰人名氏。全書僅二十回，敘明正統間有太常卿白玄者，無子，晚年得一女曰紅玉，甚有文才，以代父作菊花詩爲客所知，御史楊廷詔因求爲子楊芳婦，玄招芳至家，庶妻弟翰林吳珪試之。

……吳翰林陪楊芳在軒子邊立着。楊芳抬頭，忽見上面橫着一個扁額，題的是「弗告軒」三字。楊芳自恃認得這三個字，便只管注目而視。吳翰林見楊芳細看，便說道，「此三字乃是聘君吳與弼所書，點畫遒勁，可稱名筆。」楊芳要賣弄識字，因答道，「果是名筆，這軒字也還平常，這勿告二字寫得入神。」卻將告字讀了去聲，不知弗告二字，蓋取詩經上「弗諼弗告」之義，這「告」字常讀與「谷」字同音。吳翰林聽了，心下明白，便模糊答應。……（第二回）

白玄遂不允。楊以爲怨，乃薦玄赴也先營中迎上皇；玄託其女于吳翰林而去。吳珪即挈紅玉歸金陵，偶見蘇友白題壁詩，愛其才，欲以紅玉嫁之。友白誤相新婦，竟不從。珪怒，囑學官革友白秀才，學官方躊躇，而白玄還朝加官歸鄉之報適至，即依黜之。友白被革，將入京就其叔，于道中見數少年苦吟，乃方和白紅玉新柳詩；謂有能步韻者，即嫁之也。友白亦和兩首，而張軌如遽竊以獻白玄，玄留之爲西賓。已而有

蘇有德者又冒爲友白，請婚于白氏，席上見張，互相攻訐，俱敗。友白既見紅玉新柳詩，慕之，遂渡江而北，欲託吳珪求婚；塗次遇盜，暫舍于李氏，偶遇一少年曰盧夢梨，甚服友白之才，因以其妹之終身相託。友白遂入京以監生應試，中第二名；再訪盧，則已以避禍遠徙，乃大失望，不知盧實白紅玉之中表，已赴金陵依白氏也。

白玄難于得婿，易姓名游山陰，于禹跡寺見一少年姓柳，才識非常，次日往訪，卽字以己女及甥女，歸而說其故云；

……「……忽遇一個少年，姓柳，也是金陵人。他人物風流，真個是『謝家玉樹』。……我看他神清骨秀，學博才高，旦暮間便當飛騰翰苑。……意欲將紅玉嫁他，又恐甥女說我偏心；欲要配了甥女，又恐紅玉說我矯情。除了柳生，若要再尋一個，却萬萬不能。我想娥皇女英同事一舜，古聖人已有行之者；我又見你姊妹二人互相愛慕，不管良友，我也不忍分開；故當面一口就都許了他。這件事我做得甚是快意。」……（第十九回）

而二女皆慕友白，聞之甚怏怏。已而柳至白氏，自言實蘇友白，蓋爾時亦變姓名游山陰也。玄亦告以真姓名，皆大驚喜出意外，遂成婚。而盧夢梨實女子，其先乃改裝自託于友白者云。

平山冷燕亦二十回，題云「荻岸山人編次」。清盛百二（柚堂續筆談）以爲嘉興張博山十四五時作，其父執某續成之。博山名劭，清康熙時人，「少有成童之目，九齡作梅花賦驚其師。」（阮元兩浙輶軒錄七引李方洪語）蓋早慧，故世人并以此書附著于彼，然文意陳腐，殊不類童子所爲。書叙「先朝」隆盛時事，而又不云何時作，故亦莫詳「先朝」爲何帝也。其時欽天監正堂官奏奎壁流光，散滿天下，天子則大悅，詔求真才，又適見白燕盤旋，乃命百官賦白燕詩，衆謝不能，大學士山顯仁乃獻其女山黛之作，詩云：

夕陽憑弔素心稀，遁入梨花無是非，淡去羞從鴉借色，瘦來只許雪添肥，飛回
夜黑還留影，啣盡春紅不浣衣，多少朱門誇富貴，終能容我潔身歸。（第一

同)

天子即召見，令獻箴，稱旨，賜玉尺一條，「以此量天下之才」；金如意一執，「文可以指揮翰墨，武可以扞禦強暴，長成擇壻，有妄人強求，即以此擊其首，擊死勿論」；又賜御書匾額一方曰「弘文才女」。時黛方十歲；其父築樓以貯玉尺，謂之玉尺樓，亦即爲黛讀書之所，于是才女之名大著，求詩文者雲集矣。後黛以詩嘲一貴介子弟，被怨，託人誣以詩文皆非己出，又奉旨令文臣赴玉尺樓與黛較試，文臣不能及，誣者獲罪而黛之名益揚。其時又有村女冷絳雪者，亦幼即能詩，忤山人宋信，信以計陷之，俾官買送山氏爲侍婢。絳雪于道中題詩而遇洛陽才人平如衡，然指顧間又相失；既至山氏，自顯其才，則大得敬愛，且亦以題詩爲天子所知也。平如衡至雲間訪才士，得燕白頤，家世富貴而有才，能詩；長官俱薦于朝，二人不欲以薦舉出身，乃皆入都應試，且改姓名求見山黛。黛早見其譏刺詩，因與絳雪易裝爲青衣，試以詩，唱和再三，二人竟屈，辭去。又有張寅者，亦以求婚至山氏，受試于玉尺

樓下，張不能文，大受愚弄，復因奔突登樓，幾被如意擊死，至拜禱始免。張乃囑禮官奏于朝，謂黛與少年唱和調笑，有傷風化。天子即拘訊；張又告發二人實平燕託名，而適榜發，平中會元，燕尙魁。于是天子大喜，諭山顯仁擇之爲婿，遂以山黛嫁燕白頤，冷絳雪嫁平如衡。成婚之日，凡事無不美滿：

……二女上轎，隨耕侍妾足有上百，一路火炮與鼓樂喧天，綵旗共花燈奪目，真個是天子賜婚，宰相嫁女，狀元探花娶妻；一時富貴，占盡人間之盛。……若非真正有才，安能如此？至今京城中俱傳平山冷燕爲四才子；閑窗閱史，不勝欣慕而爲之立傳云。（第二十回）

二書大旨，皆顯揚女子，頌其異能，又頗薄制藝而尙詞華，重俊髦而嗤俗士，然所謂才者，惟在能詩，所舉佳篇，復多鄙倍，如鄉曲學究之爲；又凡求偶必經考試，成婚待于詔旨，則當時科舉思想之所牢籠，倘作者無不羈之才，固不能沖決而高轟矣。

好迷傳十八回，一名俠義風月傳，題云「名教中人編次」。其立意亦略如前二書，惟文辭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異，所謂「既美且才，美而又俠」者也。書言有秀才鐵中玉者，北直隸大名府人，

……生得丰姿俊秀，就像一個美人，因此里中起個諱名，叫做「鐵美人」。若論他人品秀美，性格就該溫存。不料他人雖生得秀美，性子就似生鐵一般，十分執拗；又有幾分膂力，動不動就要使氣動粗；等閑也不輕易見他言笑。……更有一段好處，人若緩急求他，……慨然周濟；若是諛言諂媚，指望邀惠，他却只當不曾聽見：所以人都感激他，又都不敢無故親近他。……（第一回）

其父鐵英爲御史，中玉慮以體直得禍，入都諫之。會大夫侯沙利奪韓愿妻，即施智計奪以還愿，大得義俠之稱。然中玉亦懼禍，不敢留都，乃至山東游學。歷城退職兵部侍郎水居一有一女曰冰心，甚美，而才識勝男子。同縣有過其祖者，大學士之子，強來求婚，水居一不敢拒，然以姪女易冰心嫁之，婚後始覺，其祖大恨，計陷

居一，復百方圖女，而冰心皆以智免。過其祖又託縣令假傳朝旨逼冰心，而中玉適在歷城，遇之，斥其僞，計又敗。冰心因此甚服鐵中玉，值中玉暴病，乃遷寓其家護視，歷五日始去。此後過其祖仍再三圖娶冰心，皆不得。而中玉卒與冰心成婚，然不合，已而過學士託御史萬謬奏二氏婚媾，先以「孤男寡女，共處一室，不無曖昧之情，今父母循私，招搖道路而縱成之，實有傷于名教。」有旨查覆。後皇帝知二人雖成禮而未同居，乃召冰心令皇后驗試，果爲貞女，于是誣譖者皆被詰責，而譽冰心爲「真好述中出類拔萃者」，令重結花燭，以光名教，且云「汝歸宜益懋後德以彰風化」也。

又有鐵花仙史二十六回。題「雲封山人編次」。言錢唐蔡其志與好友王悅共游于祖遺之埧劍園，賞芙蓉，至花落方別。後人都又相遇，已各有兒女在襁褓，乃約爲婚姻，往來愈密。王悅子曰儒珍，七歲能詩，與同窗陳秋麟皆十三四入泮，嘗借寓埧劍園，邀友賞花賦詩。秋麟夜遇女子，自稱符劍花，後屢至，一夕暴風雨拔去玉芙蓉，

乃絕。後王氏衰落，儒珍又不第，蔡嫌其窮困，欲以女改適夏元虛，時秋麟已中解元，急謀于密友蘇紫宸，託媒得之，擬臨時歸儒珍，而蔡女若蘭竟逸去，爲紫宸之叔誠齋所收養。夏元虛爲世家子而無行，怒其妹瑤枝時加譏訕，因薦之應點選；瑤枝被徵入都，中途舟破，亦爲誠齋所救。誠齋又招儒珍爲西賓，而蔡其志晚年孤寂，亦屢來迎王，養以爲子，亦發解，娶誠齋之女馨如。秋麟求婚瑤枝，誠齋未許，一夕女自來，乃偕遁。時紫宸已平海寇，成神仙，忽遣王陳二人書，言真瑤枝故在蘇氏，偕遁者實花妖，教二人以五雷法治之，妖即逸去，誠齋亦終以真瑤枝許之。一日儒珍至蘇氏，忽覩若蘭舊婢，甚驚；誠齋乃確知所收蔡女，故爲儒珍聘婦，亦以歸儒珍。後來兩家夫婦皆年逾八十，以服紫宸所贈金丹，一夕無疾而終，世以爲尸解云。

鐵花仙史較後出，似欲脫舊來窠臼，故設事力求其奇。作者亦頗自負，序言有云，「傳奇家摹繪才子佳人之悲歡離合，以供人娛目悅心者也。然其成書而命之名

也，往往略不如意。如平山冷燕則皆才子佳人之姓爲顏，而玉嬌梨者又至各摘其人名之一字以傳之，草率若此，非真有心唐宋才子佳人，實圖便于隨意扭捏成書而無所難耳。此書則有特異焉者，……令人以爲鐵爲花爲仙者讀之，而才子佳人之事掩映乎其間。」然文筆拙澀，事狀紛繁，又溷入戰爭及神仙妖異事，已軼出于人情小說範圍之外矣。

第二十一篇

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

宋人說話之影響於後來者，最大莫如講史，著作疊出，如第十四十五篇所言。明之說話人亦大率以講史事得名，間亦說經譚經，而講小說者殊希有。惟至明末，則宋市人小說之流復起，或存舊文，或出新製，頓又廣行世間，但舊名湮昧，不復稱市人小說也。

此等書之繁富者，最先有三言。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見。王士禎（香祖筆記十）云，「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事，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拗相公見宋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四卷中，則通言蓋兼采故書，不盡爲擬作。三曰醒世恆言，凡四十卷三十九事，不題撰人名，首有天啓丁卯（一六二七）隴西可一居士序云，「六經國史而外，凡著述，

皆小說也，而尙理或病於艱深，修詞或傷於藻繪，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恆心，此醒世恆言所以繼明言通言而作也。一是知恆言之出，在三言中爲最後，中有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一事，即京本通俗小說卷十五之錯斬崔寧，因知此亦兼存舊作，爲例蓋同于通言。

松禎老人序今古奇觀云，「墨憨齋增補平妖，窮工極變，不失本來。……至所纂喻世醒世三言，極摹世態人情之岐，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平妖傳有張無谷序，云「蓋吾友龍子猶所補也」，首葉有題名，則曰「馮猶龍先生增定」，因知三言亦馮猶龍作，其曰龍子猶者，即錯綜「猶龍」字作之。猶龍名夢龍，長洲人（曲品作吳縣）顏潭詩話作常熟人），崇禎中，由貢生選授壽寧知縣，于詩有七樂齋稿，而「善爲啟顏之辭，間入打油之調，不得爲詩家。」（朱彝尊明詩綜七十一云）然擅詞曲，有雙雄記傳奇，又刻墨憨齋傳奇定本十種，頗爲當時所稱，其中之萬事足風流夢新灌園皆已作；亦嗜小說，既補平妖傳，復纂三言，又嘗勸沈德符以金瓶梅鈔本付書

坊板行，然不果（野獲編二十五）。

京本通俗小說所錄七篇，其五爲高宗時事，最遠者神宗時，耳目甚近，故鋪叙易于逼真。醒世恒言乃變其例，雜以漢事二，隋唐事十一，多取材晉唐小說（續齊諧記 博異志 西陽雜俎 隋遺錄等），而古今風俗，遷變已多，演以虛詞，轉失生氣。宋事十一篇頗生動，疑錯斬崔寧而外，或尚有采自宋人話本者，然未詳。明事十五篇則所爲皆近聞，世態物情，不待虛構，故較高談漢唐之作爲佳。第九卷陳多壽生死夫妻一篇，叙朱陳二人以棋友成兒女親家，陳氏子後病癰，朱欲悔婚，女不允，終歸陳氏侍疾，閱三年，夫婦皆仰藥卒。其述二人訂婚及女母抱怨諸節，皆不務裝點，而情態反如畫：

……王三老和朱世遠見那小學生行步舒徐，語音清亮，且作揖次第甚有禮數，口中誇獎不絕。王三老使問，「令郎幾歲了？」陳青答應道，「是九歲。」
王三老道，「想着昔年湯餅會時，宛如昨日，倏忽之間，已是九年，真個光陰

似箭，爭教我們不老？」又問朱世遠道，「老漢記得宅上令愛也是個年生的。」朱世遠道，「果然，小女多福，如今也是九歲了。」王三老道，「莫怪老漢多口，你二人做了一世的棋友，何不扳做兒女親家。古時有個朱陳村，一村中只有二姓，世爲婚姻，如今你二人之姓適然相符，應是天緣。況且好男好女，你知我見，有何不可？」朱世遠已自看上了小學生，不等陳青開口，先答應道，「此事最好，只怕陳兄不願，若肯俯就，小子再無別言。」陳青道，「既蒙朱兄不棄寒微，小子是男家，有何推托？就請三老作伐。」王三老道，「明日是重陽日，陽九不利；後日大好個日子，老夫便當登門。今日一言爲定，出自二位本心；老漢只圖喫幾杯見成喜酒，不用謝媒。」陳青道，「我說個笑話你聽：玉皇大帝要與人皇對親，商量道，「兩家親都是皇帝，也須得個皇帝爲媒纔好。」乃請竈君皇帝往下界去說親。人皇見了竈君，大驚道，「那個做媒的怎的這般樣黑？」竈君道，「從來媒人，那有白做？」王三老同朱世遠

都笑起來。朱陳二人又下棋至晚方散。

只因一局輸贏了，定下三生男女緣。

……朱世遠的渾家柳氏，聞知女婿得個恁般的病症，在家裏哭哭啼啼，抱怨丈夫道，「我女兒又不體臭起來，爲甚忙忙的九歲上就許了人家？如今却怎麼好？索性那癩蝦蟆死了，也出脫了我女兒，如今死不死，活不活。女孩兒看看年紀長成，嫁又嫁他的不得，賴又賴他的不得。終不然，看著那癩子守活孤孀不成？這都是王三那老烏龜一力竄掇，害了我女兒終身。」……朱世遠原有怕婆之病，憑他夾七夾八，自罵自止，並不插言，心中納悶。一日，柳氏偶然收拾廚櫃子，看見了象棋盤和那棋子，不覺勃然發怒，又罵起丈夫來道，「你兩個只爲這幾著象棋上，說得着，對了親，賺了我女兒。還要留這禍胎怎的？」一頭說，一頭走到門前，將那象棋子亂撒在街上，棋盤也損做幾片。朱世遠是

本分之人，見渾家發性，攔他不住，洋洋的躲開去了。女兒多福又怕羞，不好來勸。任他絮聒個不耐煩，方纔罷休。……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卷爲一篇，凡唐六，宋六，元四，明二十，亦兼收古事，與醒世恆言同。首有空空觀主人序云，「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書，頗存雅道，時著良規，復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觀佐談諧者，演而暢之，得若干卷。」頗似三言僅輯舊文，而此則馮夢龍所自作，顧敘述平板，引證貧辛，馮猶龍雖不得爲詩家，然亦文苑之滑稽，（朱彝尊云）其伎倆當不僅此。松禪老人序今古奇觀，於言墨憨齋纂三言之下，即云「即空空觀主人棄矢代興，爰有拍案驚奇之刻，頗費蒐獲，足供談塵。」是作書撰序，同出一人，謂龍子猶，乃假託也。

西湖二集三十四卷附西湖秋色一百韻，題「武林濟川子清原甫纂」。每卷一篇，亦雜演古今事，而必與西湖相關。觀其書名，當有初集，然未見。前有湖海士序，稱清原爲周子，嘗作西湖說，餘事未詳。清康熙時有太學生周清原字浣初，然爲武

進人（國子監志八十二鶴徵錄一）；乾隆時有周昱字清原，錢塘人（兩浙輟軒錄二十）；而時代不相及，皆別一人也。其書亦以他事引出本文，自名為「引子」。引子或多至三四，與他書稍不同；文亦流利，然好頌帝德，垂教訓，又多憤言，則殆所謂「司命之厄我過甚而狐鼠之侮我無端」（序述清原語）之所致矣。其假唐詩人戎昱而發揮文士不得志之恨者如下：

……且說韓公部下一個官，姓戎名昱，爲浙西刺史。這戎昱有潘安之貌，子建之才，下筆驚人，千言立就，自恃有才，生性極是傲睨，看人不在眼裏。但那時是離亂之世，重武不重文，若是有數百勛力氣，……不要說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就是曉得一兩件的，……少不得也摸頂紗帽在頭上戴戴。……馬前喝道，前呼後擁，好不威風氣勢，耀武揚威，何消得曉得「天地玄黃」四字。那戎昱自負才華，到這時節重武之時，却不道是大市裡賣平天冠兼挑虎刺，這一種生意，誰人來買，眼見得別人不作與你了。你自負才華，却去嚇誰？就是寫得千

百篇詩出，上不得陣，殺不得戰，退不得虜，壓不得賊，要他何用？戎昱負了這個詩袋子，沒處發賣，却被一個妓者收得。這妓者是誰？姓金名鳳，年方一十九歲，容貌無雙，善于歌舞，體性幽閑，再不喜那喧譁之事，一心只愛的是那詩賦二字。他見了戎昱這個詩袋子，好生歡喜。戎昱正沒處發賣，見金鳳喜懽他這個詩袋子，便把這袋子抖將開來，就像個開雜貨店的，件件搬出。兩個甚是相得，你貪我愛，再不相捨；從此金鳳更不接客。正是：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自此戎昱政事之暇，遊于西湖之上，每每與金鳳盤桓行樂。……（卷九韓偓公人齋兩贈）

醉醒石十五回，題『東魯古狂生編輯』。所記惟李微化虎事在唐時，餘悉明代，且及崇禎朝事，蓋其時之作也。其文筆頗刻露，然以過于簡鍊，故平話習氣，時復逼人；至于垂教誡，好評議，則尤甚于西湖二集。宋市人小說雖亦間參訓喻，然主意則

在述市井間事，用以娛心；及明人擬作末流，乃誣誣連篇，喧而奪主，且多豔稱榮遇，回護士人，故形式僅存而精神與宋迥異矣。如第十四回記淮南莫翁以女嫁蘇秀才，久而女嫌蘇貧，自求去，再醮爲酒家婦。而蘇即聯捷成進士，榮歸過酒家前，見女當釵，下橋揖之，女貌不動而心甚苦，又不堪衆人笑罵，遂自經死，即所謂大爲寒士吐氣者也。

……見櫃邊坐着一個端端正正嬌嬌婷婷婦人，却正是莫氏。蘇進士見了，道，「我且去見他一見，看他怎生待我。」叫住了轎，打着傘，穿著公服，竟到店中。那店主人正在那廂數錢，穿著兩截衣服，見個官來，躲了。那莫氏見下轎，已認得是蘇進士了，却也不羞不惱，打著臉。蘇進士向前，恭恭敬敬的作上一揖。他道，「你做你的官，我賣我的酒。一身也不動。蘇進士一笑而去。」

覆水無收日，

去婦無還時，

相逢但一笑，

且爲立遲遲。

我想莫氏之心豈能無動，但做了這絕性絕義的事，便做到滿面歡容，欣然相接，討不得個喜而復合；更做倒含悲飲泣，牽衣自咎，料討不得個憐而復收，倒不如硬著，一束兩開，倒也乾淨。他那心裏，未嘗不悔當時造次，總是無可奈何：

心裏悲酸暗自嗟，

幾回悔是昔時差，

移將上苑琳琅樹，

却作門前桃李花。

結末有論，以爲「生前貽譏死後貽臭」，「是朱買臣妻子之後一人」。引論稍恕，科罪似在男子之「不安貧賤」者之下，然亦終不可宥云：

若論婦人，讀文字，達道理甚少，如何能有大見解，大矜持？況且或至飢寒相逼，彼此相形，旁觀嘲笑難堪，親族炎涼難耐，抓不來榜上一個名字，洒不去身上一件藍皮，激不起一個憤淹塞不遺際的夫婿，儘堪痛哭，如何叫他不要怨

嗟。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眼睜睜這個窮秀才尚活在，更去抱了一人，難道沒有旦夕恩情？忒殺蔑去倫理！這朱買臣妻，所以貽笑千古。

噫世等三言在清初益尚通行，後漸晦，然其小分，則又山選本流傳至今。其本曰今古奇觀，凡四十卷四十回，殆成于崇禎時，序謂三言與拍案驚奇合之共二百事，觀覽難周，故抱甕老人選刻爲此本。校以見存原書，則取醒世恆言者十一篇（第一，二，十五至十七，二十五，二十八回），取拍案驚奇者七篇（第九，十，十八，二十九，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回），餘二十八篇自當爲明言及通言之文，可藉此窺見二書大略，且推知原本當有一百二十餘卷也。

今古奇聞二十二卷，卷一事，題「東壁山房主人編次」。其所錄頗陵雜，有醒世恒言之文四篇（十五貫戲言成大禍，陳多壽生死夫妻，張淑兒巧智脫楊生，劉小官雌雄兄弟），別一篇爲西湖佳話之梅嶼恨蹟，餘未詳所從出。文中有「髮逆」字，故當爲清咸豐同治時書。

續今古奇觀三十卷，亦一卷一事，無撰人名。其書全收今古奇觀選餘之拍案驚奇二十九篇，而以今古奇聞一篇（康友仁輕財重義得科名）足卷數，殆不足稱選本。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書嚴禁淫詞小說，拍案驚奇亦在禁列，疑此書即書賈于禁後作之。

第二十二篇

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

唐人小說單本，至明什九散亡；宋修太平廣記成，又置不頒布，絕少流傳，故後來偶見其本，仿以爲文，世人輒大異，以爲奇絕矣。明初，有錢唐翟佑字宗吉，有詩名，又作小說曰剪燈新話，文題意境，並撫唐人，而文筆殊穴弱不相副，然以粉飾閨情，拈掇豔語，故特爲時流所喜，仿效者紛起，至于禁止，其風始衰。迨嘉靖間，唐人小說乃復出，書估往往剽取太平廣記中文，雜以他書，刻爲叢集，真偽錯雜，而頗盛行。文人雖素與小說無緣者，亦每爲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傳，置之集中。若傳奇風韻，明末實瀾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而專集之最有名者爲蒲松齡之聊齋志異。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山東淄川人，幼有軼才，老而不達，以諸生授徒于家，至康熙辛卯始成歲貢生（聊齋志異序跋），越

四年遂卒，年八十六（一六三〇—一七一五），所著有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聊齋志異八卷（文集附錄張元撰墓表），及省身錄，懷刑錄，歷字文，日用俗字，農桑經等（李桓著獻類徵四百三十一）。其志異或析爲十六卷，凡四百三十一篇，年五十始寫定，自有題辭，言「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同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因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是其儲蓄收羅者久矣。然書中事迹，亦頗有從唐人傳奇轉化而出者（如鳳陽士人積黃粱等），此不自白，殆撫古而又諱之也。至謂作者搜采異聞，乃設菸茗于門前，邀田夫野老，強之談說以爲粉本，則不過委巷之談而已。

聊齋志異雖亦如當時同類之書，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曲，叙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絃，別叙畸人異行，出于幻域，頓入人間；偶述預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爲之一新。又相傳漁洋山人（王士禎）激賞其書，欲市之而不得，故聲名益振，競相傳鈔，然終著者之世，並未

刻，至乾隆末始刊于嚴州；後但明倫呂滿恩皆有注。

明末志怪羣書，大抵簡畧，又多荒怪，誕而不情。聊齋志異獨于詳盡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爲異類，而又偶見鶻笑，知復非人。如狐諧言博興萬福於濟南娶狐女，而女雅善談諧，傾倒一坐，後忽別去，悉如常人；黃英記馬子才得陶氏黃英爲婦，實乃菊精，居積取盈，與人無異，然其弟醉倒，忽化菊花，則變怪即驟現也。

……一日，置酒高會，萬居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座，下設一榻屈狐。狐辭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衆擲骰爲瓜蔓之令；客值瓜色，會當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暫借一觴。」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客皆言曰，「罵人者常罰。」狐笑曰，「我罵狐何如？」衆曰，「可。」於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著狐腋冠見國王，國王見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爾？」大臣以「狐」對。王言

「此物生平未嘗得聞。狐字字畫何等？」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瓜，左邊是一小犬。」主客又復闔堂。……居數月，與萬僧歸。……逾年，萬復事於濟，狐又與俱。忽有數人來，狐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語萬曰，「我本陝中人，與君有夙因，遂從爾許時，今我兄弟至，將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卷五）

……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沈醉。有友人曾生，量亦無對，適過馬，馬使與陶較飲，二人……自辰以訖四漏，計各盡百壺。曾爛醉如泥，沈睡坐間。陶起歸寢，出門踐菊畦，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即地化為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於拳。馬駭絕，告黃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臥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愛敬之。而陶自露迹，飲益放。……值花朝，曾來造訪，以兩僕舁藥浸白酒一罇，約與共盡。……曾醉已憊，諸僕負之去。陶臥地又化為菊；馬見慣不驚，如法拔

之，守其旁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大懼，始告黃英。英聞，駭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掐其梗埋盆中，携入閨中，日灌溉之。馬悔恨欲絕，其惡會；越數日，聞會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九月，既開，短幹粉朶，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澆以酒則茂。……黃英終老，亦無他異。（卷四）

又其敘人間事，亦尚不過爲形容，致失常度，如馬介甫一節述楊氏有悍婦，虞遇其翁，又慢客，而兄弟祇畏，至對客皆失措云：

……約半載，馬忽携僮僕過楊，直楊翁在門外曝陽捫蝨，疑爲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被絮去。或告馬，「此即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捉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瓦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傾引盡。坐伺良久，萬石頓起催呼，額頰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粟失飪，殊不甘旨。食已，

萬石草草便去；萬鋪襪被來伴客寢。……（卷十）

至于每卷之末，常綴小文，則緣事極簡短，不合于傳奇之筆，故數行即盡，與六朝之志怪近矣。又有聊齋志異拾遺一卷二十七篇，出後人綴拾；而其中殊無佳構，疑本作者所自刪棄，或他人擬作之。

乾隆末，錢唐袁枚撰新齊諧二十四卷，續十卷，初名子不語，後見元人說部有同名者，乃改今稱；序云「妄言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感也。」其文屏去雕飾，反近自然，然過于率意，亦多蕪穢，自題「戲編」，得其實矣。若純法聊齋者，時則有吳門沈鳳起作諧鐸十卷（乾隆三十六年序），而意過俳，文亦纖仄；滿洲和邦額作夜譚隨錄十二卷（亦三十六年序），頗借材他書（如佟麟角夜星子癆醫皆本新齊諧），不盡己出，詞氣亦時失之粗暴，然記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觀。他如長白浩歌子之螢窗異草三編十二卷（似乾隆中作，別有四編四卷，乃書估偽造），海昌管世潁之影談四卷（嘉慶六年序），平湖馮起鳳之昔柳摭談八卷（嘉慶中作），近至金匱鄒汝

之澆秋集八卷（光緒三年序），皆志異，亦俱不脫聊齋窠臼。惟黍餘裔孫六合內外瑣言二十卷（似嘉慶初作）一名瑤姑雜記者，故作奇崛奧衍之辭，伏藏諷喻，其體式爲在先作家所未嘗試，而意淺薄；據金武祥（江陰藝文志下）說，則江陰屠紳字賢書之所作也。紳又有鴉亭詩話一卷，文辭較簡，亦不盡記異聞，然審其風格，實亦此類。

聊齋志異風行逾百年，摹仿贊頌者衆，顧至紀昀而有微辭。盛時彥（姑妄聽之）述其語曰，「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天寶以上古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真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並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戲塢關目，隨意裝點；……今燕昵之詞，蝶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蓋即訾其有唐人傳奇之詳，又雜以六朝志怪者之簡，既非自叙之文，而盡描寫

之致而已。昀字曉嵐，直隸獻縣人；父容舒，官姚安知府。昀少即穎異，年二十四領順天鄉試解額，然三十一始成進士，由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坐泄機事謫戍烏魯木齊，越三年召還，授編修，又三年擢侍讀，總纂四庫全書，館書局者十三年，一生精力，備注于四庫提要及目錄中，故他撰著甚少。後累遷至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自是又爲總憲者五，長禮部者三。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二十。乾隆五十四年，以編排祕籍至奉天，一時校理久竟，特督視官吏題籤度架而已，晝長無事，「乃追錄見聞，作稗說六卷，曰灤陽消夏錄。越二年，作如是我聞，次年又作槐西雜志，次年又作姑妄聽之，皆四卷；嘉慶三年夏復至奉天，又成灤陽續錄六卷，時年已七十五。後二年，其門人盛時彥合刊之，名閱微草堂筆記五種（本書）。十年正月，復調禮部，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二月十四日卒于位，年八十二（一七二四—一八〇五），諡「文達」（事畧）。

閱微草堂筆記雖「聊以遣日」之書，而立法甚嚴，舉其體要，則在尙質黜華，追

蹤晉宋；自序云，編書作者如王仲任、應仲遠，引經據古，博辨宏通，陶淵明、劉敬叔、劉義慶簡淡數言，自然妙遠，誠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不乖於風教一者，即此之謂。其軌範如是，故與聊齋之取法傳奇者塗徑自殊，然較以晉宋人書，則閔徵又過偏於論議。蓋不安於僅爲小說，更欲有益人心，即與晉宋志怪精神，自然違隔；且末流加厲，易墮爲報應因果之談也。

惟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祕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託狐鬼以抒已見者，舊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攷辨，亦有灼見；敘述復雍容淡雅，大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藉位高望重以傳者矣。今舉其較簡者三則于下：

劉乙，齊廷尉爲御史時，嘗租西河沿一宅，每夜有數人擊柝。聲琅琅徹曉，……視之則無形，聒耳至不得片刻睡。乙齋故強項，乃自撰一文，指陳其罪，大書粘壁以驅之，是夕遂寂。乙齋自詔不減昌黎之驅蠅也。余謂「君文章道德，似

尙未敵昌黎，然性剛氣盛，平生尙不作曖昧事，故敢悍然不畏鬼；又拮据遷此宅，力竭不能再徙，計無復之，惟有與鬼以死相持：此在君爲「因獸猶鬥」，在鬼爲「窮寇勿追」耳。……」乙齋笑擊余背曰，「魏收輕薄哉！然君知我者。」（澤陽消夏錄六）

田白岩言，「嘗與諸友扶乩，其仙自稱真山民，宋末隱君子也，倡和方浴，外報某客某客來，乩忽不動。他日復降，衆叩昨遽去之故，乩判曰，「此二君者，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見必有諛詞數百句，雲水散人拙於應對，不如避之爲佳；其一心思太密，禮數太明，其與人語，恆字字推敲，責備無已，聞雲野鶴豈能耐此苛求，故遁逃尤恐不速耳。」後先姚安公聞之曰，「此仙究狷介之士，器量未宏。」（槐西雜志一）

李義山詩「空聞子夜鬼悲歌」，用晉時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詩「秋墳鬼唱鮑家詩」，則以鮑參軍有蒿里行，幻實其詞耳。然世間固往往有是事，田香沁

言，「嘗讀書別業，一夕風靜月明，聞有度崑曲者，亮折清圓，悽心動魄，諦審之，乃牡丹亭叫畫一齣也。忘其所以，傾聽至終。忽省牆外皆斷港荒陂，人迹罕至，此曲自何而來？開戶視之，惟蘆荻瑟瑟而已。」（姑妄聽之三）

昀又「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盛序語）其處事貴寬，論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書中有觸即發，與見于四庫總目提要中者正等。且于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亦每設疑難，揭其拘迂，此先後諸作家所未有者也，而世人不喻，嘵嘵然競以勸懲之佳作譽之。

吳惠叔言，「醫者某生素謹厚，一夜，有老嫗持珠花一雙就買墮胎藥，醫者大駭，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兩枝來，醫者益駭，力揮去。越半載餘，忽夢爲冥司所拘，言有訴其殺人者。至，則一披髮女子，頂勒紅巾，泣陳乞藥不與狀。醫者曰，「藥以活人，豈敢殺人以漁利。汝自以姦敗，于我何尤！」女子曰，「我乞藥時，孕未成形，倘得隨之，我可不死：是破一無知之血塊，而全

一待盡之命也。既不得樂，不能不產，以致子遭扼殺，受諸痛苦，我亦見過而就經：是汝欲全一命，反戕兩命矣。罪不歸汝，反誰歸乎？」冥官喟然曰，「汝之所言，酌乎事勢；彼之所執者則理也。宋以來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者，獨此人也哉？汝且休矣！」拊几有聲，醫者悚然而寤。」「如是我聞

三

東光有王莽河，即胡蘇河也，旱則涸，水則漲，每病涉焉。外舅馬公周錄言，「雍正末有丐婦一手抱兒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而仆，婦棄兒於水，努力負姑出。姑大詬曰，「我七十老嫗，死何害？張氏數世待此兒延香火，爾胡棄兒以拯我？斬祖宗之祀者，爾也！」婦泣不敢語，長跪而已。越兩日，姑竟以哭孫不食死；婦嗚咽不成聲，癡坐數日，亦立槁。……有著論者，謂兒與姑較則姑重，姑與祖宗較則祖宗重。使婦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則棄兒是；既兩世窮殘，止一綫之孤子，則姑所責者是：婦雖死，有餘悔焉。」姚安

公曰：「講學家責人無已時。夫急流洶湧，少縱即逝，此豈能深思長計時哉？勢不兩全，棄兒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兒存，……不又有責以愛兒棄姑者耶？且兒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兒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婦所爲，超出恒情已萬萬，不幸而其姑自殞，以死殉之，亦可哀矣。猶沾沾焉而動其喙，以爲精義之學，毋乃白骨銜冤，黃泉實恨乎？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二百四十年內有貶無褒；胡致堂作讀史管見，三代以下無完人，辨則辨矣，非吾之所欲聞也。」（槐西雜志）

澤陽消夏錄方脫稿，即爲芹肆刊行，旋與聊齋志異峙立；如是我聞等繼之，行益廣。其影響所及，則使文人擬作，雖尙有聊齋遺風，而摹繪之筆頓減，終乃賴子宋明人談異之書。如同時之臨川樂鈞耳食錄十二卷（乾隆五十七年序）、錄八卷（五十九年序），後出之海昌許秋垞聞見異辭二卷（道光二十六年序）、武進湯用中翼駟稗編八卷（二十八年序）等，皆其類也。迨長洲王韜作遯窟譚言（同治元年成）淞隱漫錄

（光緒初成）淞濱瑣話（光緒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天長宜鼎作夜雨秋燈錄十六卷（光緒二十一年序），其筆致又純爲聊齋者流，一時傳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鬼漸稀，而烟花紛黛之事盛矣。

體式較近于紀氏五書者，有雲間許元仲三異筆談四卷（道光七年序），德清俞鴻漸印雪軒隨筆四卷（道光二十七年序），後者甚推閱微，而云「微嫌其中排擊宋儒語過多」（卷二），則旨趣實異。光緒中，德清俞樾作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止述異聞，不涉因果；又有羊朱翁（亦俞樾）作耳郵四卷，自署「戲編」，序謂「用意措辭，亦似有善惡報應之說，實則聊以遣日，非敢云意在勸懲。」頗似以新齊諧爲法，而記敘簡雅，乃類閱微，但內容殊異，鬼事不過什一而已。他如江陰金捧闥之客窗偶筆四卷（嘉慶元年序），福州梁恭辰之池上草堂筆記二十四卷（道光二十八年序），桐城許奉恩之里乘十卷（似亦道光中作），亦記異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陳禍福，專主勸懲，已不足以稱小說。

第二十三篇

清之諷刺小說

寓譏彈于稗史者，晉唐已有，而明爲盛，尤在人情小說中。然此類小說，大抵設一庸人，極形其陋劣之態，藉以襯托俊士，顯其才華，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幾比于「打諢」。若較勝之作，描寫時亦刻深，諷刺之切，或逾鋒刃，而西游補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則又疑私懷怨毒，乃逞惡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擊矣。其近于訶斥全羣者，則有鍾馗捉鬼傳十回，疑尙是明人作，取諸色人，比之羣鬼，一一抉剔，發其隱情，然詞意淺露，已同嫚罵，所謂「婉曲」，實非所知。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感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

吳敬梓字敏軒，安徽全椒人，幼即穎異，善記誦，稍長補官學弟子員，尤精

文選，詩賦援筆立成，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數年揮舊產俱盡，時或至于絕糧。癸正乙卯，安徽巡撫趙國麟舉以應博學鴻詞科，不赴，移家金陵，爲文壇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賢祠于雨花山麓，祀秦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資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而家益貧。晚年自號文木老人，客揚州，尤落拓縱酒，乾隆十九年卒于客中，年五十四（一七〇一——一七五四）。所著有詩說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詩七卷，皆不甚傳。（詳見新標點本儒林外史卷首）

吳敬梓著作皆奇數，故儒林外史亦一例，爲五十五回；其成殆在雍正末，著者方僑居于金陵也。時距明亡未百年，士流蓋尚有明季遺風，制藝而外，百不經意，但爲矯飾，云希聖賢。敬梓之所描寫者即是此曹，既多據自所聞見，而筆又足以達之，故能燭幽索隱，物無遁形，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並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製；但如集諸碎錦，合爲帖子，雖

非巨幅，而時見珍異，因亦娛心，使人刮目矣。敬梓又愛才士，「吸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讐，其尤工者，則尤嫉之。」（程晉芳所作傳云）故書中攻難制藝及以制藝出身者亦甚烈，如令選家馬二先生自述制藝之所以可貴云：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耍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三回）

儒林外史所傳人物，大都實有其人，而以象形諧聲或廋詞隱語寓其姓名，若參以雍乾間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詳見本書上元金和跋）。此馬二先生字純上，處州人，實即全椒馮粹中，爲著者摯友，其言真率，又尙上知春秋漢唐，在「時文士」中實猶屬誠篤博通之士，但其議論，則不特盡揭當時對於學問之見解，且洞見所謂儒者之心肝者也。至于性行，乃亦君子，例如西湖之游，雖全無會心，頗殺風景，而茫茫然大嚼而歸，迂儒之本色固在：

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喫了幾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後面都跟着自己的漢子，……上了岸，散往各廟裏去了。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裏。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連着幾個酒店，……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喫，……只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喫了一碗麵，肚裏不飽，又走到問壁一個茶室喫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處片」嚼嚼，到覺有些滋味。喫完了出來，……

往前走，過了六橋，轉個灣，便像些村莊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間，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厭。馬二先生欲待回去，遇着一個走路的，問道「前面可還有好顏的所在？」那人道，「轉過去便是淨慈，雷峯。怎麼不好顏？」馬二先生於是又往前走。……過了雷峯，遠遠望見高高下下許多房子蓋著琉璃瓦，……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見一個極高的山門，一個金字直匾，上寫「勅賜淨慈禪寺」；山門旁邊一個小門。馬二先生走了進去；……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成羣結隊，裏裏外外，來往不絕。……馬二先生身子又長，戴一頂高方巾，一幅烏黑的臉，腆着個肚子，穿着一雙厚底破靴，橫着身子亂跑，只管在人窩子裏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後後跑了一交，又出來坐在那茶亭內，……喫了一碗茶。櫃上擺着許多碟子：餃餅，芝蔴糖，粽子，燒餅，處片，黑棗，煮栗子。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個錢，不論好歹，喫了一飽。馬二先生覺得倦了，直着腳跑進清波門；到了下處，關門睡了。因為多走了路，

在下處睡了一天；第三日起來，要到城隍山走走。……（第十四回）

至叙范進家本寒微，以鄉試中式暴發，旋丁母憂，翼翼盡禮，則無一貶詞，而情僞畢露，誠微辭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矣：

……兩人（張靜齋及范進）進來，先是靜齋勸過，范進上來叙師生之禮。湯知縣再三謙讓，奉坐喫茶。同靜齋叙了些闊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番，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才說道，「先母見背，遵制丁憂。」湯知縣大驚，忙叫換去了吉服。拱進後堂，擺上酒來。……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磁杯，一雙象牙箸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却是不曾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圓子送在嘴裏，方才放心。……

(第四回)

此他刻畫僞妄之處尙多，描摹習俗者亦屢見。其述王玉輝之女既殉夫，玉輝大喜，而當入祠建坊之際，「轉覺心傷，辭了不肯出來，」後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見老婆悲慟，心中不忍，」（第四十八回）則描寫良心與禮教之衝突，殊極刻深（詳見本書錢玄同序）；作者生清初，又束身名教之內，而能心有依違，託稗說以寄慨，殆亦深有會于此矣。以言君子，尙亦有人，杜少卿爲作者自況，更有杜慎卿（其兄青然），有虞育德（吳蒙泉），有莊尚志（程縣莊），皆貞士；其盛舉則極于祭先賢。迨南京名士漸已銷磨，先賢祠亦荒廢；而奇人幸未絕于市井，一爲「會寫字的」，一爲「賣火紙筒子的」，一爲「開茶館的」，一爲「做裁縫的」。末一人尤恬淡，居三山街，曰荆元，能彈琴賦詩，縫紉之暇，往往以此自遣；間亦訪其同人。

一日，荆元喫過了飯，思量沒事，一徑踱到清涼山來。……他有一個老朋友姓于，住在山背後。這于老者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督率着他五個兒子灌

園。……這日，荆元步了進來，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時不見老哥來，生意忙的緊？」荆元道：「正是。今日才打發清楚些。特來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請用一杯。」斟了送過來。荆元接了，坐着喫，道，「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却是那裏取來的這樣好水？」于老者道，「我們城西不比你們城南，到處非泉都是喫得的。」荆元道，「古人動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裏要甚麼桃源，只如老爹這樣清閒自在：住在這樣『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怎的如老哥會彈一曲琴，也覺得消遣些。近來想是一發彈的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荆元道，「這也容易。老爹不嫌汗耳，明日攜琴來請教。」說了一會，辭別回來。次日，荆元自己抱了琴，來到園裏；于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在那裏等候。……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邊。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彈起來，鏗鏘鏘鏘，聲振林木。……彈了一

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清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淒然淚下。自此，他兩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別過了。（第五十五回）

然獨不樂與士人往還，且知士人亦不屑與友：固非「儒林」中人也。至于此後有無實人君子得入儒林外史，則作者但存疑問而已。

儒林外史初惟傳鈔，後刊本于揚州，已而刻本非一。嘗有人排列全書人物，作「幽榜」，謂神宗以水旱偏災，流民載道，冀「旌沈抑之人才」以祈福利，乃並賜進士及第，并遣禮官就國子監祭之；又割裂作者文集中駢語，鑱積之以造詔表（金和跋云），統爲一回綴于末：故一本有五十六回。又有人自作四回，事既不倫，語復猥陋，而亦雜入五十六回本中，印行于世：故一本又有六十回。

是後亦尠有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

第二十四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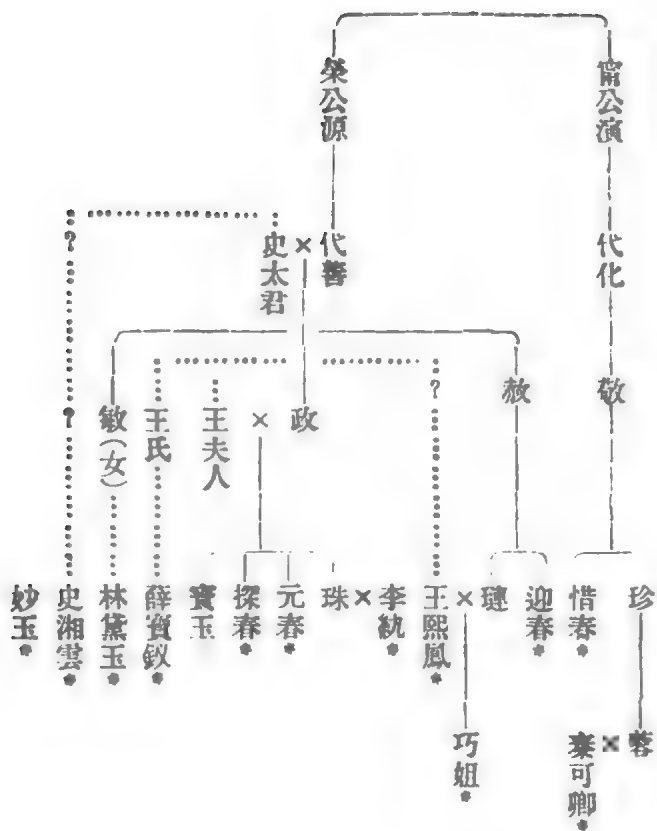
清之人情小說

乾隆中（一七六五年頃），有小說曰石頭記者，忽出于北京，歷五六年而盛行，然皆寫本，以數十金鬻于廟市。其本止八十回，開篇即叙本書之由來，謂女媧補天，獨留一石未用，石甚自悼歎，俄見一僧一道，以爲「形體到也是個寶物了，還只沒有實在好處，須得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好攜你到隆盛昌明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去安身樂業。」于是袖之而去。不知更歷幾劫，有空空道人見此大石，上鐫文詞，從石之請，鈔以問世。道人亦「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爲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滿紙荒唐言，一把酸辛淚。都云作者痴，誰解

其中味？」（戚蓼生所序八十回本之第一回）

本文所敘事則在石頭城（非即金陵）之賈府，爲甯國榮國二公後。甯公長孫曰敕，早死；次敬襲爵，而性好道，又讓爵于子珍，棄家學仙；珍遂縱恣，有子蓉，娶秦可卿。榮公長孫曰敕，子璉，娶王熙鳳；次曰政；女曰敏，適林海，中年而亡，僅遺一女曰黛玉。賈政娶于王，生子珠，早卒；次生女曰元春，後選爲妃；次復得子，則銜玉而生，玉又有字，因名寶玉，人皆以爲「來歷不小」，而政母史太君尤鍾愛之。寶玉既七八歲，聰明絕人，然性愛女子，常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人于是又以爲將來且爲「色鬼」；賈政亦不甚愛惜，馭之極嚴，蓋緣「不知道這人來歷。……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戚本第二回賈雨村云）而賈氏實亦「閨閣中歷歷有人」，主從之外，姻連亦衆，如黛玉寶釵，皆來寄寓，史湘雲亦時至，尼妙玉則習靜于後園。左即賈氏譜，而省其無關重要者，用虛線者其姻連，著×者夫婦，著●者在「金陵十二釵」之數者

也。



事即始於林夫人（賈敏）之死，黛玉失恃，又善病，遂來依外家，時與寶玉同年，爲十一歲。已而王夫人女弟所生女亦至，即薛寶釵，較長一年，頗極端麗。寶玉純樸，并愛二人無偏心，寶釵渾然不覺，而黛玉稍慧。一日，寶玉倦臥秦可卿室，遽夢入太虛境，遇警幻仙，閱金陵十二釵正冊及副冊，有圖有詩，然不解。警幻命奏新製紅樓夢十二支，其末闕爲飛鳥各投林，詞有云：

「爲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石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戚本第五回）

然寶玉又不解，更歷他夢而寤。迨元春被選爲妃，榮公府愈貴盛，及其歸省，則闢大觀園以宴之，情親畢至，極天倫之樂。寶玉亦漸長，于外暱秦鍾將玉函，歸則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兒如襲人晴雯平兒紫鵲輩之間，昵而敬之，恐拂其意，愛博而心

勞，而憂患亦日甚矣。

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鵲正在迴廊上手裏做針線，便上來問他，「昨夜裏咳嗽的可好些？」紫鵲道，「好些了。」（寶玉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鵲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真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子薄綿襖，外面只穿着青緞子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穿的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裏坐着。春風纔至，時氣最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鵲便說道，「從此咱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算重；又打着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裏說。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合小時一般行爲，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合你說笑。你近來聽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携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寶玉見了這般景況，心中忽覺澆了一盆冷水一般，只看着

竹子發了同歎。因祝媽正來挖筍修竿，便忙忙走了出來，一時魂魂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石上出神，不覺淌下淚來。直歇了五六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好。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裏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作什麼來招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總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雪雁聽了，只當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鵲。……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氣受？坐在那裏哭呢」。……紫鵲聽說，忙放下針線，……一直來尋寶玉。走至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兩句話，爲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裏來哭，作出病來唬我。」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爲聽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所以想着自己傷心。」……〔戚本第五十七回，

括弧中句據程本補

然榮公府雖煥赫，而「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故「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第二回）顏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覩面。先有可卿自經；秦鍾天逝；自又中父妾厭勝之術，幾死；繼以金釧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愛之侍兒晴雯又被遣，隨歿。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

……他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一石後，也不怎麼樣，只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人姐姐可打發人瞧瞧雯姐姐去了不曾？」這一個答道，「打發宋媽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麼？」小丫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着頸子叫了一夜，今兒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人事不知，也出不得一聲兒了，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問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丫頭道，「一夜叫的

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丫頭說，「沒有聽見叫別人。」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聽見。」……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腸。」……遂一徑出園，往前日之處來，意爲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嗷氣，便回了進去，希圖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賞了十兩銀子；又命「即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兒「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聽了這話，一面就僱了人來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廠去了。……寶玉走來撲了個空，……自立了半天，別沒法兒，只得翻身進入園中。待回自房，甚覺無趣，因乃順路來找黛玉，偏他不在房中。……又到蘅蕪院中，只見寂靜無人。……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尚未回來。……正在不知所以之際，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回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來了，快走快走！」寶玉聽了，只得跟了出來。……彼時賈政正與衆幕友談論詩秋之勝；又說，「臨散時忽然談及一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俊逸忠義慷慨』八

字皆備。到是個好題目，大家都要作一首輓詞。」衆人聽了，都忙請教是何等妙題。賈政乃說，「近日有一位恒王，出鎮青州。這恒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其姬中有一姓林行四者，姿色旣冠，且武藝更精，皆呼爲林四娘。恒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爲婉嬙將軍。一衆清客都稱「妙極神奇！竟以『婉嬙』下加『將軍』二字，更覺婉嬙風流，真絕世奇文！想這恒王也是第一風流人物了。」……（戚本第七十八回，括弧中句據程本補）

石頭記結局，雖早隱現于寶玉幻夢中，而八十回僅露「悲音」，殊難必其究竟。比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乃有百二十回之排印本出，改名紅樓夢，字句亦時有不同。程偉元序其前云，「……然原本目錄百二十卷，……爰爲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然瀟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鈔成全部，

復爲鐫板以公同好。石頭記全書至是始告成矣。一友人誦品鴉，亦有序，末題「乾隆辛酉冬至後一日」，先于程序者一年。

後四十回雖數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與所謂「食盡鳥飛獨存白地」者頗符，惟結末又稍振。寶玉先失其通靈玉，狀類失神。會賈政將赴外任，欲於寶玉娶婦後始就道，以黛玉羸弱，乃迎寶釵。姻事由王熙鳳謀畫，運行甚密，而卒爲黛玉所知，咯血，病日甚，至寶玉成婚之日遂卒。寶玉知將婚，自以爲必黛玉，欣然臨席，比見新婦爲寶釵，乃悲歎復病。時元妃先薨；賈赦以一交通外官倚勢凌弱「革職查抄，累及榮府；史太君又尋亡；妙玉則遭盜劫，不知所終；王熙鳳既失勢，亦鬱鬱死。寶玉病亦加，一日垂絕，忽有一僧持玉來，遂蘇，見僧復氣絕，歷歷夢而覺；乃忽改行，發憤欲振家聲，次年應鄉試，以第七名中式。寶釵亦有孕，而寶玉忽亡去。賈政既葬母于金陵，將歸京師，雪夜泊舟毘陵驛，見一人光頭赤足，披大紅猩猩氈斗篷，向之下拜，審視知爲寶玉。方欲就語，忽來一僧一道，挾以俱去，且

不知何人作歌，云「歸大荒」，追之無有，「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爲作者緣起之言更進一竿云：『說到酸辛事，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痴。』」（第二百二十回）

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如開篇所說：

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縱鈔去，恐世人不愛看呢。」

石頭笑曰，「我師何太痴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不借此套，反到新鮮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

淫凶惡，不可勝數。……至若才子佳人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且環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說。竟不如我半世閱賭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強似前代所有書中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蹤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爲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戚本第一回）

蓋敘述皆存本真，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今汰去悠謬不足辯，如謂是刺和珅（韻藻室筆記）藏緯（寄蝸殘贅）明易象（金玉緣評語）之類，而著其世所廣傳者于下：

一，納蘭成德家事說。自來信此者甚多。陳康祺（燕下鄉脞錄五）記姜宸英與康熙乙卯順天鄉試獲各事，因及其師徐時棟（號柳泉）之說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

影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侍御謂明珠之子成德，後改名性德，字容若。張維屏（詩人徵略）云，「賈寶玉蓋即容若也；紅樓夢所云，乃其髫齡時事。一俞樾（小浮梅閒話）亦謂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然其他事跡，乃皆不符；胡適作紅樓夢考證（文存三），已歷正其失。最有力者，一爲姜宸英有祭納蘭成德文，相契之深，非妙玉于寶玉可比；一爲成德死時年三十一，時明珠方貴盛也。

二，清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王夢阮沈瓶菴合著之紅樓夢索隱爲此說。其提要云，「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而又指董鄂妃爲即秦淮舊妓嫁爲冒襄妾之董小宛，清兵下江南，掠以北，有寵于清世祖，封貴妃，已而天逝；世祖哀痛，乃遁跡五臺山爲僧云。孟森作董小宛考（心史叢刊三集），則歷摘此說之謬，最有力者爲小宛生于明天啓甲子，若以順治七年入宮，已二十八歲矣，而其時清世祖方十四歲。

三，康熙朝政治狀態說。此說即發端于徐時棟，而大備于蔡元培之石頭記索隱。

開卷卽云，「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于是比擬引伸，以求其合，以「紅」爲影「朱」字；以「石頭」爲指金陵；以「賈」爲斥偽朝；以「金陵十二釵」爲擬清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影朱彝尊，王熙鳳影余國柱，史湘雲影陳維松，寶釵妙玉則從徐說，旁徵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適既考得作者生年，而此說遂不立，最有力者卽曹雪芹爲漢軍，而石頭記實其自叙也。

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叙，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

嘉慶初，袁枚（隨園詩話二）已云，「康熙中，曹練亭爲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末二語蓋夸，餘亦有小誤（如以棟爲練以孫爲子），但已明言雪芹之書，所記皆其聞見矣。而世間言者特少，王國維（靜庵文集）且詰難此類，以爲「所謂『親見親聞』者，亦

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爲劇中之人物也。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于榮華，終于蒼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晚出全書，乃高鶻續成之者矣。

雪芹名霽，一字芹圃，鑲紅旗漢軍。祖寅，字子清，號棟亭，康熙中爲江寧織造。清世祖南巡時，五次以織造署爲行宮，後四次皆寅在任。然頗嗜風雅，嘗刻古書十餘種，爲時所稱；亦能文，所著有棟亭詩鈔五卷，詞鈔一卷（四庫書目），傳奇二種（在園雜志）。寅子頻，即雪芹父，亦爲江甯織造，故雪芹生于南京，時蓋康熙末。雍正六年，頻卸任，雪芹亦歸北京，時約十歲。然不知何因，是後曹氏似遭巨變，家頓落；雪芹至中年，乃至貧居西郊，啜餽粥；但猶傲兀，時復縱酒賦詩，而作石頭記蓋亦此際。乾隆二十九年，子殤，雪芹傷感成疾，數月而卒，年四十餘（一七一九？——一七六四）。其石頭記未成，止八十回，次年遂有傳寫本。（詳見胡適文存三及努力週報）

書後四十回爲高鶚作者，俞樾（小浮梅間話）云，『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云，『豔情人自說紅樓』。』注云，『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叙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爲高君所補可證矣。』然鶚所作序，僅言『友人程子小泉過予，以其所購全書見示，且曰，『此僕數年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剞劂，公同好。子閒且憊矣，盡分任之。』』予是以書……尙不背于名教，……遂襄其役。』蓋不欲明言己出，而寮友則頗有知之者。鶚即字蘭墅，鑲黃旗漢軍，乾隆戊申舉人，乙卯進士，旋入翰林，官侍讀，又嘗爲嘉慶辛酉順天鄉試同考官。其補紅樓夢當在乾隆辛亥時，未成進士，「閒且憊矣」，故于雪芹蕭條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則與所謂「暮年之人，貧病交攻，漸漸的露出那下世光景來」（戚本第一回）者又絕異。是以續書雖亦悲涼，而賈氏終于「蘭桂齊芳」，家業復起，殊不類茫茫白地，真成乾淨者矣。

以上，作者生平與書中人物故事年代之關係，俞平伯有年表（見紅樓辨卷中）括

之，並包續書。今最其略：

一七一五，清康熙五十四年，曹頌爲江寧織造。

一七一九，康熙五十八年，曹雪芹生於南京。

一七二八，雍正六年，曹頌卸江寧織造任。雪芹隨他北去。

一七三〇，雍正八年，紅樓夢從此起筆，雪芹十一歲。

一七三二，雍正十年，鳳姐談南巡事，寶玉十三歲。依這裏所假定的推算，雪芹也是十三歲。

一七三七，乾隆二年，書中賈母慶八旬。

一七三八，乾隆四年，八十回紅樓夢止此。雪芹十九歲。

一七三九—五七，乾隆三—二二年，這十八年之中，雪芹遭家難，以致困窮不堪，住居于北京之西郊。

一七五四—六三，乾隆一九—二八年，雪芹三十五至四十四歲（？），作紅樓夢

八十回。

一七六四，乾隆二十九年，曹雪芹卒于北京，年四十餘，無子，有婦孀居。

一七六五，乾隆三十年，紅樓夢初次流行。

一七七〇，乾隆三十五年，紅樓夢盛行。

一七八八，乾隆五十三年，高鶚中戊申科舉人。

一七九一，乾隆五十六年，高鶚補紅樓夢四十回。

一七九二，乾隆五十七年，程偉元本——一百二十回本——初成。從此以後，方才

有了百二十回的紅樓夢。

續紅樓夢八十回本者，尙不止一高鶚。俞平伯從戚蓀生所序之八十回本舊評中抉剔，知先有續書三十回，似叙賈氏子孫流散，寶玉貧寒不堪，懸崖撒手，終于爲僧；然其詳不可考（紅樓夢辨下有專論）。或謂「戴君誠夫見一舊時真本，八十回之後，皆與今本不同，榮寧籍沒後，皆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作家，至淪于孽

析之流。史湘雲則爲乞丐，後乃與寶玉仍成夫婦。……聞吳潤生中丞家尙藏有其本。（蔣瑞藻小說叢書七引續閱微草堂筆記）此又一本，蓋亦續書。二書所補，或俱未契于作者本懷，然長夜無晨，則與前書之伏線亦不背。

此他續作，紛紜尙多，如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續紅樓夢，紅樓復夢，紅樓夢補，紅樓補夢，紅樓重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增補紅樓，鬼紅樓，紅樓夢影等。大率承高鶚續書而更補其缺陷，結以「團圓」；甚或謂作者本以爲書中無一好人，因而鑽刺吹求，大加筆伐。但據本書自說，則僅乃如實抒寫，絕無譏彈，獨于自身，深所懺悔。此固常情所嘉，故紅樓夢至今爲人愛重，然亦常情所怪，故復有人不滿，奮起而補訂圓滿之。此足見人之度量相去之遠，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仍錄彼語，以結此篇：

……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

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女子？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是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紉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己護短，一併使其泯沒。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竈繩牀，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束筆開墨；我雖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俚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照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戚本第一回）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說見才學者

以小說爲度學問文章之具，與馮懿勸同意而異用者，在清蓋莫先于野叟曝言。其書光緒初始出，序云康熙時江陰夏氏作，其人以名諸生貢於成均，旣不得志，乃應大人先生之聘，輒祭酒帷幕中，徧歷燕晉秦隴。……繼而假道黔蜀，自湘浮漢，溯江而歸。所歷旣富，於是發爲文章，益有奇氣，……然首已斑矣。「自是」屏絕進取，壹意著書，「成野叟曝言」二十卷，然僅以示友人，不欲問世。迨印行時，已小有缺失；一本獨全，疑他人補足之。二本皆無撰人名，金武祥（江陰藝文志凡例）則云夏二銘作。二銘，夏敬渠之號也；光緒江陰縣志（十七文苑傳）云，「敬渠，字懋修，諸生；英敏績學，通史經，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數之學，靡不淹貫。……生平足跡幾徧海內，所交盡賢豪。著有綱目舉正，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古編，詩文集」

若干卷。與序所言者頗合，惟列于趙曦明之後，則乾隆中蓋尚存。

野叟曝言龐然巨帙，回數多至百五十四回，以「奮武揆文天下無雙正士銘經緯史人間第一奇書」二十字編卷，即作者所以渾括其全書。至于內容，則如凡例言，凡「敘事說理談經論史教孝勸忠運籌決策藝之兵詩醫算情之喜怒哀懼講道學關邪說……」，無所不包，而以文白爲之主。白字素臣，一是錚錚鐵漢，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羅星斗。說他不求官達，卻見理如漆雕；說他不合風流，却多情如宋玉。揮毫作賦，則韻頗相如；抵掌談兵，則伯仲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勝衣；勇可屠龍，凜然若將隕谷。旁通歷數，下視一行；閒涉岐黃，肩隨仲景。以朋友爲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極有血性的真儒，不識炎涼的名士。他平生有一段大本領，是止崇正學，不信異端；有一副大手眼，是解人所不能解，言人所不能言。（第一回）然而明君在上，君子不窮，超擢飛騰，莫不如意。書名辟鬼，舉手除妖，百夷懾于神威，四靈集其家園。文功武烈，並萃一身，天子崇禮，號曰「素父」。而仍有異術，既能

易形，又工內媚，姬妾羅列，生二十四男。男又大貴，且生百孫；孫又生子，復有雲孫。其母水氏年百歲，既見「六世同堂」，來獻壽者亦七十國；皇帝贈聯，至稱爲「鎮國衛聖仁孝慈壽宣成文母水太君」（百四十四回）。凡人臣榮顯之事，爲士人意想所能及者，此書幾畢載矣，惟尙不敢希帝王。至于排斥異端，用力尤勁，道人釋子，多被誅夷，壇靖荒涼，塔寺毀廢，獨有「秦父」一家，乃嘉祥備具，爲萬流宗仰而已。

野叟曝言云是作者「抱負不凡，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經猷莫展，」因而命筆，比之「野老無事，曝日清談。」（凡例云）可知街學寄慨，實其主因，聖而尊榮，則爲抱負，與明人之神魔及佳人才子小說面目似異，根柢實同，惟以異端易魔，以聖人易才子而已。意既夸誕，文復無味，殊不足以稱藝文，但欲知當時所謂「理學家」之心理，則于中頗可考見。雍正末，江陰人楊名時爲雲南巡撫，其鄉人拔貢生夏宗瀾從書之間易，以名時爲李光地門人，故并宗光地而說益怪。乾隆初，名時人爲禮部尙書，

宗瀾亦以經學薦授國子監助教，又歷主他講席，仍終身師名時（四庫書目六及十江陰志十六及十七）。稍後又有諸生夏祖熊，亦「博通經籍，尤篤好性命之學，患二氏說漫衍，因復考辨以歸於正。」（江陰志十七）蓋江陰自有楊名時（卒贈太子太傅諡文定）而影響頗及于其鄉之士風；自有夏宗瀾師楊名時而影響又頗及于夏氏之家學，大率與當時當道名公同意，崇程朱而斥陸王，以「打僧罵道」爲唯一盛業，故若文白者之言行際遇，固非獨作者一人之理想人物矣。文白或云即作者自寓，析夏字作之；又有時太師，則楊名時也，其崇仰蓋承夏宗瀾之緒餘，然因此遂或誤以野叟曝言爲宗瀾作。

欲于小說見其才藻之美者，則有屠紳蟬史二十卷。紳字賢書，號笏巖，亦江陰人，世業農。紳幼孤，而資質聰敏，年十三卽入邑庠，二十成進士，尋授雲南師宗縣知縣，遷壽州知州，五校鄉閭，頗稱得士，後爲廣州同知。嘉慶六年以候補在北京，暴疾卒于客舍，年五十八（一七四四—一八〇二）。紳豪放嫉俗，生平慕湯顯祖

之爲人，而作吏頗酷，又好內，姬侍衆多（已上俱見鵲亭詩話附錄）；爲文則務爲古澀黠異，晦其義旨，志怪有六合內外瑣言，雜說有鵲亭詩話（見第二十二篇），皆如此。蟬史爲長篇，署磊柯山房原本一，金武祥（粟香隨筆二）云是紳作。書中有桑蠅生，蓋作者自寓，其言有云，予，甲子生也。與紳生年正同。開篇又云，（在昔吳儂官于粵嶺，行年大衍有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輒就見聞傳聞之異辭，彙爲一編。一且假傳鄒扞苗之事（在乾隆六十年）爲主幹，則始作當在嘉慶初，不數年而畢：有六年四月小停道人序。次年，則紳死矣。

蟬史首即言閩人桑蠅生海行，舟敗噴水，流至甲子石之外澳，爲捕魚人所救，引以見甘鼎。鼎官指揮，方奉檄築城防寇，求地形家，見生大喜，如其圖依甲子石爲垣，遂成神奇之城，敵不能瞰。又于地穴中得三篋書，其一凡二十卷，一題曰「徹土作稼」之文，歸墟野臆氏書。又一篋爲天人圖，題曰「眼藏須彌僧道作。」又一篋爲方書，題曰「六子攝持極老人口授。」蠅生謂指揮曰，「此書明明授我主賓矣。何言

之？徹土，桑也；作稼，甘也。』……營籠于祕室，置之；行則藏枕中；有所求發明，則拜而同啟視；兩人大悅。」（第一回）已而有酈天龍者爲亂，自署廣州王，其黨婁萬亦有異術，則翊輔之。甘鼎進討，有龍女來助，擒天龍，而萬亦逸去。鼎以功晉位鎮撫，仍隨石玨協剿海寇，又破交人；萬亦在交阯，則仍不能得。旋擢兵馬總帥，赴楚蜀黔廣備九股苗，遂與諸苗戰，多歷奇險，然皆勝，其一事云：

……須臾，苗卒大呼曰，「漢將不敢見陣耶！」季孫引五百人，翼而進。兩旗忽下，地中飛出滴血雞六，向漢將啼；又六犬皆火色，亦嚎聲如豺。軍士面灰死，木立，僅倚其械。矩兒飛椎擊六犬腦，皆裂。木蘭袖蛇醫，引之啄一雞，張喙死；五雞連棲而不鳴。惟見瓦片所圖雞犬形，狼藉于地，實非有二物也。……復至金大都督營中，則癩牛病馬各六，均有皮無毛；士卒爲角觸足踏者皆死。一牛齧金大都督之足，已齒陷于骨；矩兒揮兩戚落牛首，齒仍不脫；木蘭急遣虎頭神鑿去其齒，足骨亦折焉，令左右昇歸大營。牛馬奔突無所制，木蘭

以鯉鱗帕撒之，一鱗露一劍，並斫一十牛馬。其物各吐火四五尺，鱗劍爲之焦灼，火大延燒，牛馬皆叫囂自得。見獼猴擲身人，舉手作霹靂聲，暴雨滅火，平地起水丈餘，牛馬俱浸死。木蘭喜曰，「吾固知樂王子能傳滅火真人衣鉢矣。」水退，見牛馬皆無有，乃砌壁之破甕朱書牛馬字：是爲靈妖之「窮神盡化」云。……（卷九）

婁萬赤亦在苗中，知交趾將有事，潛歸。廿鼎至廣州，與撫軍區星進擊交趾。區用獼兒策，疾薄宜京，斬關而入，擒其王，交民悉降；廿則山水道進，列營于江橋北。

……婁萬赤與其師李長脚鬪法于江橋南。……李長脚變金井給萬赤，即墜入，忽有鐵樹挺出，井闌撐欲破。獼兒引慶喜至，出白羅巾擲樹巔，砉然有聲，鐵樹不復見，李長脚復其形，覓萬赤臥橋畔沙石間。遂袖出白壺子一器，持向萬赤頂骨咒曰，……咒畢，舉手震一雷。萬赤精氣已鏖，躍入江中，將隨波出

海。木蘭呼鱗介士百人追之飄浮，所在必見吆喝，乃變爲瓊蛭，乘海蟹空腹，入之，以爲一藏身之固一矣。交趾人善撈蟹者，得是物如箕，大喜，剖蟹將取其腹腴，一蟲隨手出，倏墮地化爲人形，俄頃長大，固儼然盲僧焉，詢之不復語。有屠者携刀來視，咄咄曰，「蟹腹自有一仙人」，一名「和尚」，要是龍語；斷無別腸容此妖物，不誅戮之，吾南交禍未已也。」揮刀斫其首。時甘君已入城，與區撫軍議班師矣；常越所部卒持盲僧首以獻，轉告兩元戎。桑長史進曰，「斯必萬赤頭也。記天人第二圖爲大蟹浮海中，篆云『橫行自斃』。某當初疑萬赤先亡，乃今始驗。」適李長脚入辭，視其頭笑曰，「此賊以水火陰陽，爲害中國，不死于黃鉞而死于屠刀，固犬豕之流耳。仙骨何有哉？……」

……(卷二十)

自是交趾平。桑蠅生還闕；甘鼎亦棄官去，言將度庾嶺云。

蠅史神態，彷彿甚奇，然探其本根，則實未離于神魔小說；其綴以藝語，罔由作

者稟性，而一面亦尙承明代「世情書」之流風。特緣勉造硬語，力擬古書，成詰屈之文，遂得掩凡近之意。洪亮吉（北江詩話）評其詩云，「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汪琬序其鵝亭詩話云，「貌淵奧而實平易，……然筆致通峭可喜。即謂雖華豔而乏天趣，徒奇崛而無深意也。蟬史亦然，惟以其文體爲他人所未試，足稱獨步而已。」

以排偶之文試爲小說者，則有陳球之燕山外史八卷。球字蘊齋，秀水諸生，家貧，以賣畫自給，工駢儷，喜傳奇，因有此作（光緒嘉興府志五十三）。自謂「史體從無以四六爲文，自我作古，極知僭妄……第託於稗乘，當希末減。」蓋未見張鷟游仙窟（見第八篇），遂自以爲獨創矣。其本成于嘉慶中（約一八一〇），專主詞華，略以寄慨，故即取明馮夢禎所撰寶生傳爲骨幹，加以敷衍，演爲三萬一千餘言。傳略謂永樂時有寶繩祖者，本燕人，就學于嘉興，悅貧女李愛姑，迎以同居；久之，父迫令就婚淄川宦族，遂絕去。愛姑復爲金陵離商所紿，輾轉落妓家，得俠士馬遜之助，終復歸寶，而大婦甚妬，虐遇之。生不能堪，偕愛姑遁去，曾有唐襄兒之亂，又相

失。比生復歸，則資產已空，婦亦求去，子然止存一身，而愛姑忽至，自言當日匿尼菴中，今遂返矣。是年資生及第，累官至山東巡撫；迎愛姑入署如命婦，未幾生男，求乳媼，有應者，則前大婦也，再嫁後夫死子殤，遂困頓爲賤役，而生仍優容之。然婦又設計害馬遵，生亦牽連得罪；願終乞昭雪復官，後與愛姑皆仙去。其事殊庸陋，如一切佳人才子小說常套，而作者悠然有取，則殆緣轉折尙多，足以示行文手腕而已。然語必四六，隨處拘牽，狀物叙情，俱失生氣，姑勿論六朝儷語，即較之張蕭之作，雖無其俳諧，而亦遜其生動也。仍錄其叙資生爲父促歸，愛姑悵悵失所之辭，以備一格：

……其父內存愛憤之思，外作搏牛之勢，投鼠奚遑忘器，打鴨未免驚鴛；放笠之豚，追來入笠，喪家之犬，叱去還家，疾驅而身弱如羊，遂作補牢之計，嚴錮而人防似虎，終無出柙之時；所虞龍性難馴，拴於鐵柱，還恐猴心易動，辱以蒲鞭。由是姑也，舊微架畔，青黛將髻，薛荔牆邊，紅花欲悴，託意丁香枝

上，其意誰知，寄情豆蔻梢頭，此情自喻；而乃連心獨苦，竹瀝將枯，卻嫌柳絮何情，漫漫似雪，轉恨海棠無力，密密垂絲；纔過迎春，又經半夏，采葑采葛，只自空期，投李投桃，俱爲陳迹，依稀夢裏，徒栽待女之花，抑鬱胸前，空帶宜男之草。未能獨忿，安得忘憂？鼓殘瑟上桐絲，奚時續斷，剖破樓頭落影，何日常歸？豈知去者益遠，望乃徒勞，昔雖音問久疏，猶同鄉井，後竟夢魂永隔，忽阻山川，室邇人遐，每切三秋之感，星移物換，僅深兩地之思。

……(卷二)

至光緒初（一八七九），有永嘉傅聲谷注釋之，然于本文反有刪削。

雍乾以來，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禍，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致證經子以至小學，若惟循之微，亦所不廢；惟語必徵實，忌爲空談，博識之風，於是亦盛。逮風氣既成，則學者之面目亦自具，小說乃「道聽塗說者之所造」，史以爲「無可觀」，故亦不屑道也；然尙有一李汝珍之作鏡花緣。汝珍字松石，京兆大興人，少而穎異，不樂爲時

文，乾隆四十七年隨其兄之海州任，因帥事凌廷堪，論文之暇，兼及音韻，自云「受益極多」，時年約二十。其生平交游，頗多研治聲韻之士；汝珍亦特長于韻學，旁及雜藝，如壬遁星卜象緯，以至書法奕道多通。顧不得志，蓋以諸生終老海州，晚年窮愁，則作小說以自遣，歷十餘年始成，道光八年遂有刻本。不數年，汝珍亦卒，年六十餘（約一七六三—一八三〇）。于音韻之著述有音鑑，主實用，重今音，而敢于變古（以上詳見新標點本鏡花緣卷首胡適引論）。蓋惟精聲韻之學而仍敢于變古，乃能居學者之列，博識多通而仍敢于爲小說也；惟于小說又復論學說藝，數典談經，連篇累牘而不能自己，則博識多通又害之。

鏡花緣凡一百回，大略叙武后于寒中欲賞花，詔百花齊放；花神不敢抗命，從之，然又獲天譴，謫于人間，爲白女子。時有秀才唐敖，應試中探花，而言官舉劾，謂與叛人徐敬業輩有舊，復被黜，因慨然有出塵之想，附其婦弟林之洋商船遨遊海外，跋涉異域，時遇畸人，又多觀奇俗怪物，幸食仙草，一入聖超凡，遂入山不復

返。其女小山又附船尋父，仍歷諸異境，且經衆險，終不遇；但從山中一樵父得父書，名之曰閨臣，約其「中過才女」後可相見；更進，則見荒塚，曰鏡花塚；更進，則入水月村；更進，則見泣紅亭，其中有碑，上鐫百人名姓，首史幽探，終畢全貞，而唐閨臣在第十一，人名之後有總論，其文有云：

泣紅亭主人曰：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蓋主人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惜湮沒無聞，而哀萃芳之不傳，因筆誌之。……結以花再芳畢全貞者，蓋以萃芳淪落，幾至泯滅無聞，今賴斯而不朽，非若花之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瓊林琪樹，合璧駢珠，故以全貞畢焉。（第四十八回）

閨臣不得已，遂歸；值武后開科試才女，得與試，且亦入選，名次如碣文。于是同榜者百人大會于宗伯府，又連日醺集，彈琴賦詩，圍棋講射，蹴鞠圖草，行令論文，評韻譜，解毛詩，盡觸詠之樂。已而有兩女子來，自云考列四等才女，而寶風、婕月姊妹化身，即席成詩，皆包含坐中諸人身世，自過去及現在，以至將來，間有哀音，聽者黯

淡，然不久意解，歡笑如初。本則文芸起兵謀匡復，才女或亦在軍，有死者；而武家軍終敗。于是中宗復位，仍尊太后武氏爲則天聖皇帝。未幾，則天下詔，謂來歲仍開女試，並命前科衆才女重赴「紅文宴」，而錯花緣隨畢。然以上僅全局之半，作者自云欲知「鏡中全影，且待後緣」，則當有續書，然竟未作。

作者命筆之由，即見于泣紅亭記，蓋于諸女，悲其銷沈，爰託稗官，以傳芳烈。書中關於女子之論亦多。故胡適以爲「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小說，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男女應該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選舉制度。」（詳見本書引論第四節）其于社會制度，亦有不平，每設事端，以寓理想；惜爲時勢所限，仍多迂拘，例如君子國民情，其受作者歎羨，然因讓而爭，矯僞已甚，生息此土，則亦勞矣，不如作談諧觀，反有敗顏之效也。

……說話間，來到鬧市，只見一隸卒在那里買物，手中擎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却討恁般賤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

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只聽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唐敖道，「『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至『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亦是買者之話。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倒也有趣。」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爲公允。試問『那個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之許久，賣貨人執意不增。隸卒賭氣，照數付價，掣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那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過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掣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唐放道，「如此看來，這幾個交易光景，豈非『好讓不爭』的一幅行樂圖麼？我們還打聽甚麼？且到前面再去暢遊。如此美地，領略領略風景，廣廣見識，也是好的。」……（第十一回觀雅化閒遊君子邦）

又其羅列古典才藝，亦殊繁多，所敘唐氏父女之游行，才女百人之聚醺，幾占全書什七，無不廣據舊文（略見錢靜方小說叢攷上），歷陳衆藝，一時之事，或互數回。而作者則甚自喜，故假林之洋之打諢，自論其書云，「這部『少子』，乃聖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讀書人做的。這人就是老子的後裔。老子做的是道德經，講的都是元虛奧妙。他這『少子』雖以游戲爲事，却暗寓勸善之意，不外風人之旨。上面載着諸子百家，人物花鳥，書畫琴棋，醫卜星相，音韻算法，無一不備。還有各樣燈謎，諸般酒令，以及雙陸馬弔，射鵰蹴毬，鬪草投壺，各種百戲之類。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噴飯。」（二十三回）蓋以爲學術之滙流，文藝之列肆，然亦與

萬寶全書爲鄰比矣。惟經作者匠心，剪裁運用，故亦頗有雖爲古典所拘，而尙能綽約有風致者，略引如下：

……多九公道，「林兄如餓，恰好此地有個充飢之物。」隨向碧草叢中摘了幾枝青草。……林之洋接過，只見這草宛如韭菜，內有嫩莖，開着幾朵青花，即放入口內，不覺點頭道，「這草一股清香，倒也好喫。請問九公，他叫甚麼名號？……」唐敖道，「小弟聞得海外鵲山有青草，花如韭，名『祝餘』，可以療飢。大約就是此物了。」多九公連連點頭。於是又朝前走。……只見唐敖忽然路旁折了一枝青草，其葉如松，青翠異常，葉上生着一子，大如芥子，把子取下，手執青草道，「舅兄纔喫祝餘，小弟只好以此奉陪了。」說罷，喫入腹內。又把那個芥子放在掌中，吹氣一口，登時從那子中生出一枝青草來，也如松葉，約長一尺，再吹一口，又長一尺；一連吹氣三口，共有三尺之長，放在口邊，隨又喫了。林之洋笑道，「妹夫要這樣很嚼，只怕這裏青草都被你喫盡

哩。這芥子忽變青草，這是甚故？」多九公道，「此是『躡空草』，又名『掌中芥』。取子放在掌中，一吹長一尺，再吹又長一尺，至三尺止。人若喫了，能立空中，所以叫作躡空草。」林之洋道，「有這好處，俺也喫他幾枝，久後回家，儼房上有賊，俺躡空追他，豈不省事。」於是各處尋了多時，並無蹤影。多九公道，「林兄不必找了。此草不吹不生。這空山中有誰吹氣栽他？剛纔唐兄喫的，大約此子因鳥雀啄食，受了呼吸之氣，因此落地而生，並非常見之物，你却從何尋找？老夫在海外多年，今日也是初次纔見。若非唐兄吹他，老夫還不知就是躡空草哩。」……（第九回）

第二十六篇

清之狹邪小說

唐人登科之後，多作冶游，習俗相沿，以爲佳話，故伎家故事，文人間亦著之篇章，今尚存者有崔令欽教坊記及孫棣北里志。自明及清，作者尤夥，明梅鼎祚之青泥蓮花記，清余懷之板橋雜記尤有名。是後則揚州，吳門，珠江，上海諸鹽迹，皆有錄載；且伎人小傳，亦漸侵入志異書類中，然大率雜事瑣聞，並無條貫，不過偶弄筆墨，聊遣綺懷而已。若以狹邪中人物事故爲全書主幹，且組織成長篇至數十回者，蓋始見于品花寶鑑，惟所記則爲伶人。

明代雖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挾妓，然獨未云禁招優。達官名士以規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談笑；有文名者又揄揚贊歎，往往如狂醒，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盛始稍衰，後復熾，漸乃愈益猥劣，稱爲「像姑」，流品比于

倡女矣。品花寶鑑者，刻于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即以叙乾隆以來北京優伶爲專職，而記載之內，時雜猥辭，自謂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並陳妍媸，固猶勸懲之意，其說與明人之凡爲「世情書」者略同。至於叙事行文，則似欲以纏綿見長，風雅爲主，而描摹兒女之書，昔又多有，遂復不能擺脫舊套，雖所謂上品，卽作者之理想人物如梅子玉杜琴言輩，亦不外伶如佳人，客爲才子，溫情軟語，累牘不休，獨有佳人非女，則他書所未寫者耳。其叙「名旦」杜琴言往梅子玉家問病時情狀云：

却說琴言到梅宅之時，心中十分害怕，滿擬此番必有一場羞辱。及至見過顏夫人之後，不但加不呵責，倒有憐恤之心，又命他去安慰子玉，却也意想不到，心中一喜一悲。但不知子玉病體輕重，如何慰之？只好遵夫人之命，老着臉走到子玉房裏。見簾幃不捲，几案生塵，一張小楠木牀掛了輕綃帳。雲兒先把帳子掀開，叫聲「少爺，琴言來看你了。」子玉正在夢中，模模糊糊應了兩聲。琴言就坐在牀沿，見那子玉面龐黃瘦，憔悴不堪。琴言湊在枕邊，低低叫了一

聲，不絕淚湧下來，滴在子玉的臉上。祇見子玉忽然呵呵一笑道：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子玉吟了之後，又接連笑了兩笑。琴言看他夢魔如此，十分難忍，在子玉身上揪了兩揪，因想夫人在外，不好高叫，改口叫聲「少爺」。子玉猶在夢中想念，候到七月七日，到素蘭處，會了琴言，三人又好訴衷談心，這是子玉刻刻不忘，所以念出這兩句唐曲來。魂夢既酣，一時難醒。又見他大笑一會，又吟道：

「我道是黃泉碧落兩難尋，……」

詩罷，翻身向內睡着。琴言看他昏到如此，淚越多了，只好呆怔怔看着，不好再叫。……（第二十九回）

品花寶鑑中人物，大抵實有，就其姓名性行，推之可知。惟梅杜二人皆假設，字以「玉」與「言」者，即「寓言」之謂，蓋著者以爲高絕，世已無人足供影射者

矣。書中有高品，則所以自況，實爲常州人陳森書，號少逸，道光中寓居北京，出入菊部中，因拾聞見事爲書三十回，然又中輟，出京漫游，己酉（一八四九）自廣西復至京，始足成後半，共六十回，好事者競相傳鈔，越三年而有刻本（楊懋建夢華瑣筆）。

至作者理想之結局，則具于末一回，爲名士與名旦會于九香園，畫伶人小像爲花神，諸名士爲贊，諸伶又書諸名士長生祿位，各爲贊，皆刻石供養九香樓下。時諸伶已脫梨園，乃「當着衆名士之前」，鎔化釵鈿，焚棄衣裙，將爐時，「忽然一陣香風，將那灰燼吹上半空，飄飄點點，映着一輪紅日，像無數的花朵與蝴蝶飛舞，金迷紙醉，香氣撲鼻，越旋越高，到了半天，成了萬點金光，一閃不見」云。

其後有花月痕十六卷五十二回，題「眠鶴主人編次」，咸豐戊午年（一八五八）序，而光緒中始流行。其書雖不全寫狹邪，顧與伎人特有關涉，隱現全書中，配以名士，亦如佳人才子小說定式。略謂章痴珠韓荷生皆偉才碩學，游幕并州。極相善，亦

同游曲中，又各有相簪妓，章者曰秋痕，韓者曰采秋。章風流文采，傾動一時，而不遇，因頗羈旅中；秋痕雖傾心，亦終不得嫁章。已而章妻先歿，章亦尋亡，秋痕殉焉。韓則先爲達官幕中上客，參機要，旋以平寇功，由舉人保升兵科給事中，復因戰績，累遷至封侯。采秋久歸韓，亦得一品夫人封典。班師受封之後，「高宴三日，自大將軍以至走卒，無不雀竹。」（第五十回）而章乃僅一子零丁，扶棺南下而已。其布局蓋在使升沈相形，行文亦惟以繼縣爲主，但時復有悲涼哀怨之筆，交錯其間，欲于歡笑之時，並見黯然之色，而詩詞簡啟，充塞書中，文飾既繁，情致轉晦。符兆綸評之云，「詞賦名家，卻非說部當行，其淋漓盡致處，亦是從詞賦中發洩出來，哀感頑豔。……」雖稍諛，然亦中其失。至結末叙韓尙生戰績，忽雜妖異之事，則如情話未央，突來鬼語，尤爲通篇蕪累矣。

……采秋道，「……妙玉稱個『檻外人』，寶玉稱個『檻內人』；妙玉住的是櫳翠庵，寶玉住的是怡紅院。……書中先說妙玉怎樣清潔，寶玉常常自認濁

物；不見將來清者轉濁，濁者極清？」癡珠歎一口氣，高吟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隨說道，「……就書中『賈雨村』例之：薛者，設也；黛者，代也。設此人代寶玉以寫生，故『寶玉』二字，寶字上屬於釵，就是寶釵；玉字下繫於黛，就是黛玉。釵黛直是個『子虛烏有』，算不得什麼。倒是妙玉，真是做寶玉的反面鏡子，故名之爲妙。一僧一尼，暗暗影射，你道是不是呢？」采秋答應。……癡珠隨說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便敲着桌子朗吟道：

「銀字箏調心字香，英雄底事不柔腸？我來一切觀空處，也要天花作道場。
採蓮曲裏猜蓮子，叢桂開時又見君，何必搖鞭背花去，十年心已定香薰。」

荷生不待癡珠吟完，便哈哈大笑道，「算了，喝酒罷。」說笑一回，天就亮了。癡珠用過早點，坐着采秋的車先去了。午間，得荷生來帖云：

「頃晤秋痕，淚隨語下，可憐之至。弟再四慰解，令作緩圖。臨行，囑弟轉致閣下云，『好自靜養；耿耿此心，必有以相報也。』知關錦念，率此佈聞。並呈小詩四章，求和。」

詩是七絕四首。……癡珠閱畢，便次韻和云：

「無端花事太淒遲，殘蕊傷心剩折枝，我欲替他求淨境，轉嫌風惡不全吹。蹉跎恨在夕陽邊，湖海浮沈二十年，駱馬楊枝都去也，……」

正往下寫，禿頭回道，「菜市街李家着人來請，說是劉姑娘病得不好。」癡珠驚訝，便坐車赴秋心院來。秋痕頭上包着縐帕，跌坐牀上，身邊放着數本書，癡眸若有所思，突見癡珠，便含笑低聲說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實何苦呢？」癡珠說道，「他們說你病着，叫我怎忍不來呢？」秋痕歎道，「你如今一請就來，往後又是糾纏不清。」癡珠笑道，「往後再商量罷。」自此，癡珠又照舊往來了。是夜，癡珠續成和韻詩，末一章有「博得蛾眉廿一死，果然

知己屈傾城」之句，至今猶誦人口。……（第二十五回）

長樂謝章铤賭棋山莊詩集有題魏子安所著書後五絕三首，一爲石經考，一爲陵南山館詩話，一即花月痕（蔣瑞藻小說考證八引雷顥筆記），因知此書爲魏子安作。子安名未詳，福建閩縣人，少負文名，尤工駢儷，長而客游四方，所交多一時名士，亦常出入狹邪中，中年以後，乃折節治程朱之學，鄉里稱長者，晚年事事爲身後誌墓計，學行益高，而于少作詩詞，未忍割棄，于是撰花月痕收納之（同上引小奢廬館勝錄）。然其故似不盡此，卷首有太原歌妓劉栩栩傳，謂「傾心于逋客，欲委身焉，」以索值昂中止，將抑鬱憔悴死矣，則秋痕蓋即此人影子，而逋客實魏。韋韓，又逋客之影子也，設窮達兩塗，各擬想其所能至，窮或類韋，達當如韓，故雖自寓一己，亦遂離而二之矣。

全書以伎女爲主題者，有青樓夢六十四回，題「釐峯慕真山人著」，序則云俞吟香。吟香名達，江蘇長洲人，中年頗作冶游，後欲出離，而世事牽纏，又不能進去，

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以風疾卒，所著尚有醉紅軒筆話、花間棒、吳中考古錄及閒齋集等（鄒強三借廬筆談四）。青樓夢成于光緒四年，則取吳中倡女，以發揮其「游花園，護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報親恩，全友誼，敦琴瑟，撫子女，睦親隣，謝繁華，求慕道」（第一回）之大理想，所寫非實，從可知矣。略謂金挹香字企真，蘇州府長洲縣人，幼即工文，長更慧美，然不娶，謂欲得「有情人」，而「當世滔滔，斯人誰與？竟使一介寒儒，懷才不遇，公卿大夫竟無一識我之人，反不若青樓女子，竟有慧眼識英雄於未遇時也。」（本書題綱）故挹香游狹邪，特受伎人愛重，指揮如意，猶南面王。例如：

……（挹香與二友及十二妓女）至軒中，三人重復觀玩，見其中修飾，別有巧思。軒外名花綺麗，草木精神。正中擺了筵席，月素定了位次，三人居中，衆美人亦序次而坐：

第一位鴛鴦館主人褚愛芳 第二位烟柳山人王湘雲 第三位鐵笛仙袁巧雲

第四位愛雛女史朱素卿 第五位惜花春起早使者陸麗春 第六位探梅女

士鄭素卿 第七位浣花仙史陸文卿 …… 第十一位梅雪爭先客何月娟

末位護芳樓主人自己坐了；兩旁四對侍兒斟酒。衆美人傳杯弄盞，極盡綢繆。

挹香向慧瓊道，「今日如此盛會，宜舉一觴令，庶不負此良辰。」月素道，

「君言誠是，即請賜令。」挹香說道，「請主人自己開令。」月素道，「豈有

此理，還請你來。」挹香被推不過，只得說道，「有占了。」衆美人道，「令

官必須先飲門面杯起令纔是。」于是十二位美人俱各斟酒一杯，奉與挹香；挹

香一飲而盡，乃啟口道，「酒令勝於軍令，違者罰酒三巨觥！」衆美人唯唯聽

命。……（第五回）

挹香亦深于情，侍疾服勞不厭，如：

……一日，挹香至留香閣，愛卿適發胃，飲食不進。挹香十分不捨，忽想着過

青田著有醫門寶四卷，尚在館中書架內，其中胃氣丹方頗多，遂到館取而復

至，查到「香鬱散」最宜，令侍兒配了回來，親侍藥爐茶竈；又解了幾天館，朝夕在留香閣陪伴。愛卿更加感激，乃口占一絕，以報挹香。……（第二十一回）

後乃終「擷巍科」，納五妓，一妻四妾。又爲養親計，捐職仕餘杭，即遷知府，則「任政事」矣。已而父母皆在府衙中跨鶴仙去；挹香亦悟道，將入山，

……心中思想道，「我欲勘破紅塵，不能明告他們知道，只得一個私自瞞了他們，瞞了出去的了。」次日寫了三封信，寄與拜林夢仙仲莫，無非與他們留書誌別的事情，又囑拜林早日代吟梅完其姻事。過了幾天，挹香又帶了幾十兩銀子，自己去帶辦了道袍道服草帽涼鞋，寄在人家的，重歸家裏。又到梅花館來，恰巧五美俱在，挹香見他們不識不知，仍舊笑嘻嘻在着那裏，覺心中還有些對他們不起的念頭。想了一回，歎道，「既解情關，有何戀戀？」……（第六十回）

遂去，羽化于天台山。又歸家，悉度其妻妾，于是「金氏門中兩代白日昇天。」（第六十一回）其子則早掄元；舊友亦因挹香汲引，皆仙去；而曩昔所識三十六伎，亦一一「歸班」，緣此輩「多是散花苑主，坐下司花的仙女，因為偶觸思凡之念，所以謫降紅塵，如今塵緣已滿，應該重入仙班」（第六十四回）也。

紅樓夢方板行，續作及翻案者即奮起，各竭智巧，使之團圓，久之，乃漸興盡，蓋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書，然其餘波，則所被尚廣遠。惟常人之家，人數尠少，事故無多，縱有波瀾，亦不適于紅樓夢筆意，故遂一變，即由叙男女雜沓之狹邪以發洩之。如上述三書，雖意度有高低，文筆有妍媸，而皆摹繪柔情，敷陳豔迹，精神所在，實無不同，特以談釵黛而生厭，因改求佳人之倡優，知大觀園者已多，則別闢情場于北里而已。然自海上花列傳出，乃始實寫妓家，暴其奸譎，謂「以過來人現身說法」，欲使閱者「按跡尋踪，心通其意，見當前之媚於西子，即可知背後之潑於夜叉，見今日之密於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於蛇蝎。」（第一回）則開宗明義，已異前

人，而紅樓夢在狹邪小說之澤，亦自此而斬也。

海上花列傳今有六十四回，題「雲間花也憐儂著」，或謂其人即松江韓子雲，善奕棋，嗜雅片，旅居上海甚久，曾充報館編輯，所得筆墨之資，悉揮霍于花叢中，閱歷既深，遂洞悉此中伎倆（小說考證八引談瀛室筆記）；而未詳其名，自署雲間，則華亭人也。其書出于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每七日印一回，徧鬻于市，頗風行。大畧以趙樸齋爲全書線索，言趙年十七，以訪母舅洪善卿至上海，遂遊青樓，少不更事，沈瀛至大困頓，旋被洪送令還。而趙又潛返，愈益淪落，至「拉洋車」。書至此爲第二十八回，忽不復印。作者雖目光始終不離于趙，顧事迹則僅此，惟因趙又牽連租界商人及浪游子弟，雜述其沈瀛微逐之狀，并及煙花，自「長三」至「花煙間」具有；畧如儒林外史，若斷若續，綴爲長篇。其嘗倡女之無深情，雖責善于非所，而記載如實，絕少誇張，則固能自踐其「寫照傳神，屬辭比事，點綴渲染，躍躍如生」（第一回）之約者矣。如述趙樸齋初至上海，與張小村同赴「花煙間」時情狀云：

……王阿二一見小村，便攆上去嚷道，「耐好啊！騙我，阿是？耐說轉去兩三個月晚，直到仔故歇坎坎來。阿是兩三個月嘅？只怕有兩三年哉！……」小村忙陪笑央告道，「耐勦動氣，我搭耐說。」便湊着王阿二耳朵邊，輕輕的說話。說不到四句，王阿二忽跳起來，沈下臉道，「耐倒乖殺噪。耐想拿件濕布衫撥來別人着仔，耐末脫體哉，阿是？」小村發急道，「勿是呀，耐也等我說完仔了哩。」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懷裏去聽，也不知咕咕唧唧說些甚麼，只見小村說着，又努嘴，王阿二即回頭把趙樸齋瞟了一眼，接着小村又說了幾句。王阿二道，「耐末那价呢？」小村道，「我是原照舊碗。」王阿二方纔罷了；立起身來，剔亮了燈臺；問樸齋尊姓；又自頭至足，細細打量。樸齋別轉臉去，裝做看單條。只見一個半老娘姨，一手提水鉢子，一手托兩盒煙膏，蹭上樓來，……把煙盒放在煙盤裏，點了煙燈，沖了茶碗，仍提鉢子下樓自去。王阿二靠在小村身旁燒起煙來，見樸齋獨自坐着，便說，「楊牀浪來彈彈哩。」樸

齋已不得一聲，隨向煙榻下手躺下。看着王阿二燒好一口煙，裝在槍上，授與小村，囑囑囑直吸到底。……至第三口，小村說，「勁喫哉。」王阿二調過槍來，授與樸齋。樸齋吸不慣，不到半口，斗門噎住。……王阿二將簋子打通煙眼，替他把火。樸齋趁勢捏他手腕，王阿二奪過手，把樸齋腿膀儘力摔了一把，摔得樸齋又痠又痛又爽快。樸齋吸完煙，却偷眼去看小村，見小村閉着眼，朦朦朧朧，似睡非睡光景。樸齋低聲叫「小村哥。」連叫兩聲，小村只搖手，不答應。王阿二道，「煙迷呀，隨便罷罷。」樸齋便不叫了。……（第二回）

至光緒二十年，則自第一至六十回俱出，進叙洪善卿于無意中見趙拉車，即寄書于姊，述其狀。洪氏無計，惟其女曰二寶者頗能，乃與母赴上海來訪，得之，而又皆留連不遽返。洪善卿力勸令歸，不聽，乃絕去。三人資斧漸盡，馴至不能歸，二寶遂爲倡，名甚噪。已而遇史三公子，云是巨富，極愛二寶，迎之至別墅消夏，謂將娶以

爲妻，特須返南京略一屏營，來始送，遂別。二寶山是謝絕他客，且貸金盛製衣飾，備作嫁資，而史三公子竟不至。使僕齋往南京詢得消息，則云公子新訂婚，方赴揚州親迎去矣。二寶聞信昏絕，救之始蘇，而負債至三四千金，非重理舊業不能償，于是復攬客，見噩夢而書止。自跋謂將續作，然不成。後半子所謂海上名流之雅集，記叙特詳，但稍失實；至描寫他人之徵逐，揮霍，及互相欺誑之狀，乃不稍遜于前三十回。有述賴公子賞女優一節，甚得當時世態：

……文君改裝登場，一個門客湊趣，先喊聲「好！」不料接連連，你也喊好，我也喊好，一片聲嚷得天崩地塌，海攪江翻。……只有賴公子捧腹大笑，極其得意，唱過半齣，就令當差的放賞。那當差的將一捲洋錢散放在巴斗內，呈賴公子過目，望臺上只一撒，但聞索郎一聲響，便見許多晶瑩炫耀的東西，滿臺亂滾；臺下這些幫閑門客又齊聲一號。文君揣知賴公子其欲逐逐，心上一急，倒急出個計較來，當場依然用心的唱，唱罷落場，……含笑入席。不提防

賴公子一手將文君攔入懷中；文君慌的推開起立，佯作怒色，却又爬在賴公子肩膀，悄悄的附耳說了幾句，賴公子連連點頭道，「曉得哉。」……（第四十四回）

書中人物，亦多實有，而悉隱其真姓名，惟不爲趙樸齋諱。相傳趙本作者摯友，時濟以金，久而厭絕，韓遂撰此書以謗之，印賣至第二十八回，趙急致重賂，始輟筆，而書已風行；已而趙死，乃續作賈利，且放筆至寫其妹爲倡云。然二賈淪落，實作者豫定之局，故當開篇趙樸齋初見洪善卿時，即叙洪問「耐還有個令妹，……阿曾受茶？」答則曰，「勿曾。今年也十五歲哉。」已爲後文伏線也。光緒末至宣統初，上海此類小說之出尤多，往往數回輒中止，始得賂矣；而無所營求，僅欲摘發伎家罪惡之書亦興起，惟大都巧爲羅織，故作已甚之辭，冀震聳世間耳目，終末有如海上花列傳之平淡而近自然者。

第二十七篇

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

明季以來，世目三國水滸西游金瓶梅爲「四大奇書」，居說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紅樓夢盛行，遂奪三國之席，而尤見稱于文人。惟細民所嗜，則仍在三國水滸。時勢屢更，人情日異于昔，久亦稍厭，漸生別流，雖故發源于前數書，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揚勇俠，贊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義。其所以然者，即一緣文人或有憾于紅樓，其代表爲兒女英雄傳；一緣民心已不通于水滸，其代表爲三俠五義。

兒女英雄傳評話本五十三回，今殘存四十回，題「燕北閒人著」。馬從善序云出文康手，蓋定稿于道光中。文康，費莫氏，字鐵仙，滿洲鑲紅旗人，大學士勒保次孫也，「以資爲理藩院郎中，出爲郡守，游擢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爲駐藏大臣，以疾不果行，卒于家。」家本貴盛，而諸子不肖，遂中落且至困憊，文康晚年塊處一室，

筆墨僅存，因著此書以自遣，升降盛衰，俱所親歷，「故于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並序語）榮華已落，愴然有懷，命筆留辭，其情況蓋與曹雪芹頗類。惟彼爲寫實，爲自叙，此爲理想，爲叙他，加以經歷復殊，而成就遂迥異矣。書首有雍正甲寅觀鑑我齋序，謂爲「格致之書」，反西游等之「怪力亂神」而正之；次乾隆甲寅東海吾了翁識，謂得于春明市上，不知作者何人，研讀數四，「更于沒字處求之」，始知言皆有物，因補其闕失，弁以數言云云：皆作者假託。開篇則謂「這部評話……初名金玉緣；因所傳的是首善京都一椿公案，又名日下新書。篇中立旨立言，雖然無當於文，却還一洗穢語淫詞，不乖於正，因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初非釋家言也。後經東海吾了翁重訂，題曰兒女英雄傳評話。……（首回）多立異名，搖曳見態，亦仍爲紅樓夢家數也。

所謂「京都一椿公案」者，爲有俠女曰何玉鳳，本出名門，而智慧驍勇絕世，其父先爲人所害，因奉母居京師，欲伺間報讐。其怨家曰紀獻唐，有大勳勞于國，勢甚

盛。何玉鳳急切不得當，變姓名曰十三妹，往來市井間，頗拓弛玩世；偶于旅次見孝子安驥困厄，救之，以是相識，後漸稔。已而紀獻唐爲朝廷所誅，何雖未手刃其仇而父讐則已報，欲出家，然卒爲勸沮者所動，嫁安驥。驥又有妻曰張金鳳，與玉鳳睦如姊妹，各生一子，故此書初名金玉緣。

書中人物亦常取同時人爲藍本；或取前人，如紀獻唐，蔣瑞藻（小說考證八）云，「吾之意，以爲紀者，年也；獻者，曲禮云，「犬名義獻」；唐爲帝堯年號；合之則年義堯也。……其事迹與本傳所記悉合。」安驥殆以自寓，或者有慨于子而反寫之。十三妹未詳，當純出作者意造，緣欲使英雄兒女之概，備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動絕異，矯揉之態，觸目皆是矣。如淑安驥初遇何子旅舍，慮其入室，呼人抬石杜門，衆不能動，而何反爲之運以入，卽其例也：

……那女子又說道，「弄這塊石頭，何至於鬧的這等馬仰人翻的呀？」張三手裏拿着鑷頭，看了一眼，接口說，「怎麼『馬仰人翻』呢？瞧這傢伙，不這麼

弄，問得他動嗎？打諢頑兒呢。」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塊石頭端相了端相，……約莫也有個二百四五十觔重，原是一個碾糧食的碌碡；上面靠邊，却有個鑿通了的關眼兒。……他先挽了挽袖子，……把那石頭掣倒在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轉，找着那個關眼兒，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碌碡，單撒手兒提了起來。向着張三李四說道，「你們兩個也別鬧着，把這石頭上的土給我拂落淨了。」兩個屁滾尿流，答應了一聲，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說，「得了。」那女子纔回過頭來，滿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尊客，這石頭放在那裏？」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眼觀鼻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說，「有勞，就放在屋裏罷。」那女子聽了，便一手提着石頭，款動一雙小腳兒，上了台階兒，那隻手撩起了布帘，跨進門去，輕輕的把那塊石頭放在屋裏南牆根兒底下；回轉頭來，氣不喘，而不紅，心不跳。衆人伸頭探腦的向屋裏看了，無不詫異。……（第四回）

結末言安驥以探花及第，復由國子監祭酒簡放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未赴，又「改爲學政，陛辭後即行赴任，辦了些疑難大案，政聲載道，位極人臣，不能盡述。」因此復有人作續書三十二回，文意並拙，且未完，云有二續，序題「不計年月無名氏」，蓋光緒二十年頃北京書估之所造也。

三俠五義出于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原名忠烈俠義傳，百二十回，首署「石玉崑述」，而序則云問竹主人原藏，入迷道人編訂，皆不詳爲何人。凡此流著作，雖意在敘勇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爲國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爲中樞，以總領一切豪俊，其在三俠五義者曰包拯。拯字希仁，以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其間嘗除天章閣待制，又除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立朝剛毅，關節不到，世人比之閻羅，有傳在宋史（三百十六）。而民間所傳，則行事率怪異，元人雜劇中已有包公「斷立太后」及「審烏盆鬼」諸異說；明人又作短書十卷曰龍圖公案，亦名包公案，記拯藉私訪夢兆鬼語等以斷奇案六十三事，然文意甚拙，蓋僅識文字者所爲。後又演爲大

都，仍稱龍圖公案，則組織加密，首尾通連，即爲三俠五義藍本矣。

三俠五義開篇，即叙宋真宗未有子，而劉李二妃俱娠，約立舉子者爲正宮。劉乃與宮監郭槐密謀，俟李生子，卽易以剝皮之狸貓，謂生怪物。太子則付宮人寇珠，命縱而棄諸水；寇珠不忍，竊授陳林，匿入大王所，云是第三子，始得長育。劉又譏李妃去之，忠宮多死。真宗無子，既崩，八王第三子乃入承大統，卽仁宗也。書由是卽進叙包拯降生，惟以前案爲下文伏線而已。復次，則述拯婚宦及斷案事迹，往往取他人故事，并附著之。比如開封，乃子民間遇李妃，發「狸貓換子」舊案，時仁宗始知李爲真母，迎以歸。拯又以忠誠之行，感化豪客，如三俠，卽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蘭丁兆蕙，以及五鼠，爲鑽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等，率爲盜俠，縱橫江湖間，或則偶入京師，戲盜御物，人亦真能制，願皆先後傾心，投誠受職，協誅強暴，人民大安。後襄陽王趙廷謀反，匿其黨之盟誓于冲霄樓，五鼠從巡按顏查散探訪，而白玉堂遽獨往盜之，遂墜銅網陣而死；

會至此亦完。其中人物之見于史者，惟包拯王等數人；故事亦多非實有，五鼠雖明人之龍圖公案及西洋記皆載及，而並云物怪，與此之爲義士者不同；宋藩謀反，仁宗時實未有，此殆因明宸濠事而影響附會之矣。至于構設事端，頗傷雅弱，而獨于寫草野豪傑，輒奕奕有神，間或襯以世態，雜以詠諧，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值世間方飽于妖異之說，脂粉之談，而此遂以粗豪脫略見長，于說部中露頭角也。

……馬漢道，「喝酒是小事，但不知錦毛鳳是怎麼個人？」……展爺便將陷空島的衆人說出，又將綽號兒說與衆人聽了。公孫先生在旁，聽得明白，猛然省悟道，「此人來找大哥，却是要與大哥合氣的。」展爺道，「他與我素無仇隙，與我合什麼氣呢？」公孫策道，「大哥，你自想想，他們五人號稱『五鼠』，你却號稱『御貓』，焉有貓兒不捕鼠之理？這明是嗔大哥號稱御貓之故，所以知道他要與大哥合氣。」展爺道，「賢弟所說，似乎有理。但我這『御貓』，乃聖上所賜，非是劣兄有意稱『貓』，要欺壓朋友。他若真個爲此

事而來，劣兄甘拜下風，從此後不稱御貓，也未爲不可。」衆人尙未答言，惟趙虎正在豪飲之間，……卻有些不服氣，拿着酒杯，立起身來道，「大哥，你老素昔膽量過人，今日何自餒如此？這『御貓』二字，乃聖上所賜，如何改得？儼若是那個甚麼白糖咧，黑糖咧，他不來便罷，他若來時，我燒一壺開開的水，把他冲着喝了，也去去我的滯氣。」展爺連忙擺手說，「四弟情言。豈不聞『聽外有耳』？」剛說至此，只聽得拍的一聲，從外面飛進一物，不偏不歪，正打在趙虎擎的那個酒杯之上，只聽得唧唧一聲，將酒杯打了個粉碎。趙爺唬了一跳，衆人無不驚駭。只見展爺早已出席，將摺扇虛掩，回身復又將燈吹滅，便把外衣脫下，裡面却是早已結束停當的，暗暗將寶劍拿在手中，却把摺扇假做一開，只聽拍的一聲，又是一物打在摺扇上。展爺這纔把摺扇一開，隨着勁一伏身躍將出去。只覺得迎面一股寒風，嗖的就是一刀，展爺將劍扁着，往上一迎，隨招隨架，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細觀瞧，見來人穿着簇青的夜行衣

靠，脚步伶俐：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見的那人。二人也不言語，惟聽刀劍之聲，叮噹亂響。展爺不過招架，並不還手，見他刀刀逼緊，門路精奇，南俠暗暗喝采；又想到，「這朋友好不知進退。我讓着你，不肯傷你。又何必趕盡殺絕？難道我怕你不成？」暗道，「也叫他知道知道。」便把寶劍一橫，等刀臨近，用個「鶴唳長空勢」，用力往上一削。只聽得噌的一聲，那人的刀已分爲兩段，不敢進步，只見他將身一縱，已上了牆頭。展爺一躍身，也跟上去。……（第三十九回）

當俞樾寓吳下時，潘祖蔭歸自北京，出示此本，初以爲尋常俗書耳，及閱畢，乃歎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人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甕，皆盪盪有聲：閒中着色，精神百倍。」（俞序語）而頗病開篇「狸貓換太子」之不經，乃別撰第一回，「援據史傳，訂正俗說。」又以書中南俠北俠雙俠，其數已四，非三能包，加小俠艾虎，則又成

五，「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俠之師也，小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回中盛稱其從遊戲中生出俠義來，然則此兩人非俠而何？」因復改名七俠五義，于光緒己丑（一八八九）序而傳之，乃與初本並行，在江浙特盛。

其年五月，復有小五義出于北京，十月，又出續小五義，皆一百二十四回。序謂與三俠五義皆石玉崑原稿，得之其徒，「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總名忠烈俠義傳，原無大小之說，因上部三俠五義爲創始之人，故謂之大五義，中下二部五義即其後人出世，故謂之小五義。」小五義雖續上部，而又自白玉堂獨盜盟單起，略當上部之百一回；全書則以襄陽王謀反，義俠之士競謀探其隱事爲線索。是時白玉堂早被害，餘亦漸衰老，而後輩繼起，並有父風。盧方之子珍，韓彰之子天錦，徐慶之子良，白玉堂之姪芸生，皆意外湊聚于客舍，益以小俠艾虎，遂結爲兄弟。諸人奔走道路，頗誅豪強，終集武昌，擬共破銅網陣，未陷而書畢。續小五義即接叙前案，銅網先破，叛王遂逃，而諸俠仍在江湖間誅鋤盜賊。已而襄陽王成擒，天子論功，俠義之

士皆受封賞，于是全書完。序雖云二書皆石玉崑舊本，而較之上部，則中部荒率殊甚，入下又稍細，因疑草創或出一人，潤色則由衆手，其伎倆有工拙，故正續遂差異也。

且說徐慶天然的性氣一冲的性情，永不思前想後，一時不順，他就變臉，把梓子一扳，嘩喇一聲，碗盞皆碎。鍾雄是泥人，還有個土性情，拿住了你們，好眼相看，擺酒款待，你倒如此，難怪他發怒。指着三爺道，「你這是怎樣了？」三爺說，「這是好的哪。」寨主說，「不好便當怎樣？」三爺說，「打你！」話言未了，就是一拳。鍾雄就用指尖往三爺肋下一點。「哎喲！」嘆咚！三爺就躺于地下。焉知曉鍾寨主用的是「十二支講關法」，又叫「閉血法」，俗語就叫「點穴」。三爺心裏明白，不能動轉。鍾雄拿脚一踢，吩咐綁起來。三爺周身這才活動，又教人捆上了五花大綁。展南俠自己把二臂往後一背，說，「你們把我捆上！」衆人有些不肯，又不能不捆。鍾雄傳令，推在丹鳳橋梟

首。內中有人嚷道，「刀下留人！」……（小五義第十七回）

且說黑妖狐智化與小諸葛沈中元二人暗地商議，獨出己見，要去上王府盜取盟單。……（智化）爬伏在懸甕之上，晃千里火照明：下面是一個方匣子，……上頭有一個長方的硬木匣子，兩邊有個如意金環。伸手揪住兩個金環，往懷中一帶，只聽上面嗒的一聲，下來了一口月牙式鋼刀。智爺把眼睛一閉，也不敢往前躡，也不敢往後縮，正在腰脊骨中噹的一聲。智爺以爲是腰斷兩截，慢慢睜開眼睛一看，却不覺着疼痛，就是不能動轉。列公，這是什麼原故？皆因他是月牙式樣；若要是鋼草的鋼刀，那可就把人鋸爲兩段。此刀當中有一個過關兒，也不至于甚大；又對着智爺的腰細；又對着解了百寶囊，底下沒有東西墊着；又有背後背着這一口刀，連皮鞘帶刀尖，正把腰脊骨護住。……總而言之：智化命不該絕。可把沈中元嚇了個膽裂魂飛。……（續小五義第一回）

大小五義之書既盡出，乃即見正續小五義全傳刊行，凡十五卷六十回，前有光緒

壬辰（一九九二）繡谷居士序。其本即取小五義及續書，合爲一部，去其複重，又汰其鋪叙，省略成十三卷五十回。末二卷八回則謂襄陽王將就擒，而又逸去，至紅羅山，舉兵復戰，乃始敗亡，是二書之所無，實爲蛇足。行文叙事，亦雖簡明有加，而原有之游詞餘韻，刊落甚多，故神采則轉遜矣。

包拯顏查散而外，以他人爲全書樞軸者，在先亦已嘗有。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有施公案八卷九十七回，一名百斷奇觀，記康熙時施仕綸（當作世綸）爲秦州知州至漕運總督時行事，文意俱拙，略如明人之包公案，而稍加曲折，一案或互數回；且斷案之外，又有遇險，已爲俠義小說先導。至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則有彭公案二十四卷一百回，爲貪夢道人作，述彭朋（當作鵬）于康熙中爲三河縣知縣，游擾河南巡撫，回京出查大同要案等故事，亦不外賢臣微行，豪傑盜竄之類，而字句拙劣，幾不成文。

其他類似三俠五義之書尙甚夥，通行者有永慶昇平九十七回，爲潞河張廣瑞錄哈

輔源演說，叙康熙帝變裝私訪，及除邪教，平逆匪諸案；尋有續一百回，亦貪夢道人作。又有聖朝鼎盛萬年青八集，共七十六回，無撰人名，則記康熙帝以大政付劉墉陳宏謀，自游江南，歷遇奸徒執法，英傑效忠之事。餘如英雄大義，英雄小義，七劍十三俠，七劍十八義等，其類尚多，大率出光緒二十年頃。後又有劉公案（劉墉），李公案（李丙寅當作秉衡）；而施公案亦續至十集，彭公案續至四集；三俠五義則續至二十四集，千篇一律，語多不通，甚至一人之性格，亦先後頓異，蓋歷經衆手，共成惡書，漫不加察，遂多矛盾矣。

三俠五義及其續書，繪聲狀物，甚有平話習氣，兒女英雄傳亦然。張廣端序水滸昇平云，「余少游四海，常聽評詞演水滸昇平一書，……國初以來，有此等事流傳。咸豐年間有姜振名先生，乃評談今古之人，嘗演說此書，未能有人刊刻，傳流于世。余長聽哈輔源先生演說，熟記在心，閒暇之時，錄成四卷。……」小五義序亦謂與三俠五義皆石玉崑原稿，得之其徒，則石玉崑殆亦咸豐時說話人，與姜振名各專一種

故事。文康習聞說書，擬其口吻，于是兒女英雄傳遂亦特有「演說」流風。是俠義小說之在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固平民文學之歷七百餘年而再興者也。惟後來僅有擬作及續書，且多濫惡，而此道又衰落。

清初，流寇悉平，遺民未忘舊君，遂漸念草澤英雄之爲明宣力者，故陳忱作後水滸傳，則使李俊去國而王子暹羅（見第十四篇）。歷康熙至乾隆百三十餘年，威力廣被，人民懾服，即士人亦無貳心，故道光時俞萬春作結水滸傳，則使一百八人無一倖免，然此尙爲僚佐之見也（亦見第十四篇）。三俠五義爲市井細民寫心，乃似較有水滸餘韻，然亦僅其外貌，而非精神。時去明亡已久遠，說書之地又爲北京，其先又屢平內亂，游民輒以從軍得功名，歸耀其鄉里，亦甚動野人歛羨，故凡俠義小說中之英雄，在民間每極粗豪，大有綠林結習，而終必爲一大僚隸卒，供使令奔走以爲寵榮，此蓋非心悅誠服，樂爲臣僕之時不辦也。然當時于此等書，則以爲「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終逢吉庇，報應分明，昭彰不爽，使讀者有

拍案稱快之樂，無暇書長歎之時。……（三俠五義及永慶昇平序）云。

而其時歐人之力又侵入中國。

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譴責小說

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大國，捻，回），亦屢挫于外敵（英，法，日，小），細民開味，尙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而有義和團之變，卒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捨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并及風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其作者，則南亭亭長與我佛山人尤有名。

南亭亭長爲李寶嘉，字伯元，江蘇上元人，少擅制藝及詩賦，以第一名入學，累

舉不第，乃赴上海辦指南報，旋輟，別辦游戲報，爲俳諧嘲罵之文，後以「鋪底」售之商人，又別辦海上繁華報，記注倡優起居，並載詩詞小說，殊盛行；有長篇小說曰文明小史，斥責時弊，分刊于繡像小說中，亦有名。時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內失望，多欲索禍患之由，責其罪人以自快，寶嘉乃又應商人之託，撰官場現形記，擬爲十編，編十二回，自光緒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中成三編，後二年又成二編，三十三年三月以癘卒，年四十（一八六七—一九〇六），書遂不完；亦無子，伶人孫菊仙爲理其喪，酬繁華報之揄揚也。嘗被薦應經濟特科，不赴，時以爲高；又工篆刻，有辛香印譜行于世。（見周桂筆新遊筆記三及李祖杰致胡適書）

官場現形記已成者六十四，爲前半部，第三編印行時（一九〇三）有自序，略謂「亦嘗見夫官矣，送迎之外無治績，供張之外無材能，忍飢渴，冒寒暑，行香則天明而往，稟見則日昃而歸，卒不知其何所爲而來，亦卒不知其何所爲而去。一歲或有凶災，行振恤，又皆得援救助之例，邀獎勵之恩，而所謂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窮

期。」及朝廷議汰除，則「上下蒙蔽，一如故舊，尤其甚者，假手宵小，授意私人，因苞苴而通融，緣賄賂而解釋：是欲除弊而轉滋之弊也。」于是羣官搜括，小民困窮，民不敢言，官乃愈肆，「南亭亭長有東方之諸葛，與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大官之醜態卑鄙之要凡，昏聩糊塗之大旨，」爰「以含蓄蘊釀存其忠厚，以酣暢淋漓開其隱微，……窮年累月，殫精竭誠，成書一帙，名曰官場現形記。……凡神禹所不能錫之于鼎，溫嶠所不能燭之以犀者，無不畢備」也。故凡所敘述，皆迎合，鑽營，朦混，羅掘，傾軋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熱心于作吏，及官吏閭中之隱情。頭緒既繁，脚色復夥，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說頗多，難云實錄，無自序所謂「含蓄蘊釀」之實，殊不足望文本老人後塵。况所搜羅，又僅「話柄」，聯綴此等，以成類書；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彙爲長編，卽千篇一律。特緣時勢要求，得此爲快，故官場現形記乃驟享大名；而襲用「現形」名目，描寫他事，如商界學界女界者亦接踵也。今錄南亭亭長之作八百餘言爲例，并以

概餘子：

……却說賈大少爺，……看石已到了引見之期，頭天赴部演禮，一切照例儀注，不庸細述。這天賈大少爺起了一個半夜，坐車進城，……一直等到八點鐘，纔有帶領引見的司官老爺把他帶了進去，不知走到一個甚麼殿上，司官把袖一揷，他們一班幾個人在台階上一溜跪下，離着上頭約摸有二丈遠，曉得坐在上頭的就是「當今」了。……他是道班，又是明保的人員，當天就有旨，叫他第二天預備召見。……賈大少爺雖是世家子弟，然而今番乃是第一遭見皇上，雖然請教過多少人，究竟放心不下。當時引見了下來，先石見華中堂。華中堂是收過他一萬銀子古董的，見了面問長問短，甚是關切。後來賈大少爺請教他道，「明日朝見，門生的父親是現任臬司，門生見了上頭，要碰頭不要碰頭？」華中堂沒有聽見上文，只聽得「碰頭」二字，連連回答道，「多碰頭，少說話：是做官的秘訣。」賈大少爺忙分辨道，「門生說的是上頭問着門

生的父親，自然要碰頭；倘不問，也要碰頭不要碰頭？」華中堂道，「上頭不問你，你千萬不要多說話；應該碰頭的地方，又萬萬不要忘記不碰，就是不該碰，你多碰頭，總沒有處分的。」一席話說得賈大少爺格外糊塗，意思還要問，中堂已起身送客了。賈大少爺只好出來，心想華中堂事情忙，不便煩他，不如去找黃大軍機，……或者肯賜教一二。誰知見了面，黃大少爺把話纔說完，黃大人先問「你見過中堂沒有？他怎麼說的？」賈大少爺照述一遍，黃大人道，「華中堂閱歷深，他叫你多碰頭少說話，老成人之見，這是一點兒不錯的。」……賈大少爺無法，只得又去找徐大軍機。這位徐大人，上了年紀，兩耳重聽，就是有時候聽得兩句，也裝作不知。他平生最講究養心之學，有兩個訣竅：一個是「不動心」，一個是「不操心」。……後來他這個訣竅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個外號，叫他做「琉璃蛋」。……這日賈大少爺……去求教他，見面之後，寒暄了幾句，便題到此事。徐大人道，「本來多碰頭是

頂好的事。就是不碰頭，也使得。你還是應得碰頭的時候，你碰頭；不必碰的時候，還是不必碰的爲妙。」賈大少爺又把華黃二位的話述了一遍，徐大人道，「他兩位說的話都不錯。你便照他二位的話，看事行事，最妥。」說了半天，仍舊說不出一毫道理，只得又退了下來。後來一直找到一位小軍機，也是他老人家的好友，纔把儀注說清。第二天召見上去，居然沒有出岔子。……

（第二十六回）

我佛山人爲吳沃堯，字爾人，後改趺人，廣東南海人也，居佛山鎮，故自稱「我佛山人」。年二十餘至上海，常爲日報撰文，皆小品；光緒二十九年新會梁啓超印行新小說于日本之橫濱，月一冊，次年（一九〇三），沃堯乃始學爲長篇，即以寄之，先後凡數種，曰電術奇談，曰九命奇冤，曰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名于是日盛，而末一種尤爲世間所稱。後客山東，游日本，皆不得意，終復居上海；三十三年，爲月小說主筆，撰劫餘灰，發財秘訣，上海游藝錄；又爲指南報作新石頭記。又一年，則主

持廣志小學校，其盡力于學務，所作遂不多。宣統紀元，始成近十年之怪現狀二十年，二年九月遽卒，年四十四（一八六七—一九一〇）。別有恨海胡寶玉二種，先曾單行；又嘗應商人之託，以三百金爲撰還我靈魂記頌其藥，一時頗被譽議，而文亦不傳。（見新花筆記三，近十年之怪現狀自序，我佛山人筆記汪維甫序。）短文非所長，後因名重，亦有人綴集爲跼蹐筆記，跼人十三種，我佛山人筆記四種，我佛山人滑稽談，我佛山人割記小說等。

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本連載于新小說中，後亦與新小說俱輟，光緒三十三年乃有單行本甲至丁四卷，宣統元年又出戊至辛四卷，共一百八回。全書以自號「九死一生」者爲線索，歷記二十年中所遇，所見，所聞天地間驚聽之事，綴爲一書，始自童年，末無結束，雜集「話柄」，與官場現形記同。而作者經歷較多，故所叙之族類亦較夥，官師士商，皆著子錄，搜羅當時傳說而外，亦販舊作（如鍾馗捉鬼傳之類），以爲新聞。自云「只因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

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第一回）則通本所述，不離此類人物之言行可知也。相傳吳沃堯性強毅，不欲下于人，遂坎硯沒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寫失之張一，時或傷于溢惡，違真實，則感人之力頓微，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閒散者談笑之資而已。其叙北京同寓人符彌軒之虐待其祖云：

……到了晚上，各人都已安歇，我在枕上隱隱聽得一陣喧嚷的聲音出在東院裏。……啦了一陣，又靜一陣，靜了一陣，又嚷一陣，雖是聽不出所說的話來，却只覺得耳根不清淨，睡不安穩。……直等到自鳴鐘報了三點之後，方纔朦朧睡去；等到一覺醒來，已是九點多鐘了。連忙起來，穿好衣服，走出客堂，只見吳亮臣李在茲和兩個學徒，一個廚子，兩個打雜，圍在一起竊竊私議。我忙問是甚麼事。……亮臣正要開言，在茲道，「叫王三說罷，省了我們費嘴。」打雜王便道，「是東院符老爺的事。昨天晚上夜裏我起來解手，聽見東院裏有人吵嘴，……就摸到後院裏，……往裏面偷看：原來符老爺和符太

太對坐在上面，那一個到我們家裏討飯的老頭兒坐在下面，兩口子正罵那老頭子呢。那老頭子低着頭哭，只不做聲。符太太罵得最出奇，說道，「一個人活到五六十歲，就應該死的了，從來沒見過八十多歲人還活着的。」符老爺道，「活着倒也能了。無論是粥是飯，有得喫點，安分守己也罷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飯了，你可知道要喫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是要自己本事掙來的呢。」那老頭子道，「可憐我並不求好喫好喝，只求一點兒鹹菜罷了。」符老爺聽了，便直跳起來，說道，「今日要鹹菜，明日便要鹹肉，後日便要雞鵝魚鴨，再過些時，便燕窩魚翅都要起來了。我是個沒補缺的窮官兒，供應不起！」說到那裏，拍桌子打板櫪的大罵。……罵發了一回，老媽子開上酒菜來，擺在當中一張獨腳圓桌上。符老爺兩口子對坐着喝酒，却是有說有笑的。那老頭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咽咽的哭。符老爺喝兩杯，罵兩句；符太太只管拿骨頭來逗兒狗頑。那老頭子哭喪着臉，不知說了一句甚麼話，符老爺登時

大發雷霆起來，把那獨脚棹子一掀，叭訶一聲，棹上的東西翻了個滿地，大聲喝道，「你使喚去！」那老頭子也太不要臉，認真就爬在地下拾來喫。符老爺忽的站了起來，提起坐的凳子，對準了那老頭子摔去。幸虧站着的老媽子搶着過來接了一接，雖然接不住，却攔去勢子不少。那凳子雖然還摔在那老頭子的頭上，却只摔破了一點頭皮。倘不是那一擋，只怕腦子也碰出來了。」我聽了這一番話，不覺嚇了一身大汗，默默自己打主意。到了喫飯時，我便叫李在茲趕緊去找房子，我們要搬家了。……（第七十四回）

吳沃堯之所撰著，惟恨海，劫餘灰，及演述譯本之奇術奇談等三種，自云是寫情小說，其他悉此類，而譴責之度稍不同。至于本旨，則緣藉筆墨寫生，故如周桂笙（新菴筆記五）言，亦「因地，因人，因時，各有變態」，但其大要，則在「主張恢復舊道德」（見新菴譯叢評語）云。

又有老殘遊記二十章，題「洪都百鍊生著」，實劉鶚之作也，有光緒丙午（一九

○六○之秋于海上所作序；或云本未完，末數回乃其子續作之。鶚字鐵雲，江蘇丹徒人，少精算學，能讀書，而放曠不守繩墨，後忽自悔，閉戶歲餘，乃行醫于上海，旋又棄而學賈，盡喪其資。光緒十四年河決鄭州，鶚以同知投效于吳大澂，治河有功，聲譽大起，漸至以知府用。在北京二年，上書請敷鐵道；又主張開山西礦，既成，世俗交譏，稱爲「漢奸」。庚子之亂，鶚以賤值購太倉儲粟于歐人，或云實以振飢困者，全活甚衆；後數年，政府即以私售倉粟罪之，流新疆死（約一八五〇——一九一〇，詳見羅振玉五十日夢痕錄）。其書即借鐵英號老殘者之游行，而歷記其言論聞見，敘景狀物，時有可觀，作者信仰，並見于內，而攻擊官吏之處亦多。其記剛弼誤認魏氏父女爲謀斃一家十三命重犯，魏氏僕行賄求免，而剛弼即以此證實之，則摘發所謂清官者之可恨，或尤甚于臧官，言人所未嘗言，雖作者亦甚自慚，以爲「臧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臧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爲非；清官則自以爲不要錢，何所不可？剛復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

矣。試觀徐桐李秉衡，其顯然者也。……歷來小說，皆揭職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游記始」也。

……那衙役們早將魏家父女帶到，却都是死了一半的樣子。兩人跪到堂上，剛弼便從懷裏摸出那個一千兩銀票並那五千五百兩憑據，……叫差役送與他父女們看。他父女回說「不懂，這是甚麼緣故？」……剛弼哈哈大笑道，「你不知道，等我來告訴你，你就知道了。昨兒有個胡舉人來拜我，先送一千兩銀子，說，你們這案，叫我設法兒開脫；又說，如果開脫，銀子再要多些也肯。……我再詳細告訴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的，你家爲甚麼肯拿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呢？這是第一據。……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訴他，『照五百兩一條命計算，也應該六千五百兩。』你那管事的就應該說，『人命實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員代爲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兩的數目却不敢答應。』怎麼他毫無疑義，就照五百兩一條命算帳呢？這是第二據。我勸你們，早遲總得招

認，免得饒上許多刑具的苦楚。」那父女兩個連連叩頭說，「青天大老爺。實在是冤枉。」剛弼把桌子一拍，大怒道，「我這樣開導，你們還是不招？再替我夾拶起來！一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應了一聲「嘎！」……正要動刑。剛弼又道，「慢着。行刑的差役上來，我對你說。……你們伎倆，我全知道。你們看那案子是不要緊的呢，你們得了錢，用刑就輕，讓犯人不甚喫苦。你們看那案情重大，是翻不過來的了，你們得了錢，就猛一緊，把犯人當堂治死，成全他個整屍首，本官又有個嚴刑斃命的處分。我是全曉得的。今日替我先拶賈魏氏，只不許拶得他發昏，但看神色不好就鬆刑，等他回過氣來再拶。預備十天工夫，無論你甚麼好漢，也不怕你不招！」……（第十六章）

孽海花以光緒三十三年載于小說林，稱「歷史小說」，署「愛白山者起發，東亞病夫編述。」相傳實常熟舉人曾樸字孟璞者所爲。第一回猶楔子，有六十回全目，自金鈞槍元起，即用爲線索，雜敘清季三十年間遺聞逸事；後似欲以豫想之革命收場，

而忽中止，旋合輯爲書十卷，僅二十回。金鈞謂吳縣洪鈞，嘗典試江西，丁憂歸，過上海，納名妓傅彩雲爲妾，後使英，攜以俱去，稱夫人，頗多話柄。比洪歿于北京，傅復赴上海爲妓，稱曹夢蘭，又至天津，稱賽金花，庚子之亂，爲聯軍統帥所曠，勢甚張。書于洪傳特多惡謔，并寫當時達官名士模樣，亦極淋漓，而時復張大其詞，如凡譴責小說通病；惟結構工巧，文采斐然，則其所長也。書中人物，幾無不有所影射；使撰人誠如所傳，則改稱李純客者實其師（見曾之撰越縕堂駢體文集序），親炙者久，描寫當能近實，而形容時復過度，亦失自然，蓋尙增飾而賤白描，當日之作風固如此矣。即引爲例：

……却說小燕使服輕車，叫車夫運到城南保安寺街而來。那時秋高氣爽，塵軟蹄輕，不一會，已到了門口。把車停在門前兩棵大榆樹陰下。家人方要通報，小燕搖手說「不必」，自己輕跳下車。正跨進門，瞥見門上新貼一副淡紅硃砂箋的門對，寫得英秀瘦削，歷落傾斜的兩行字，道：

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

戶部員外補闕一千年

小燕一笑。進門一個影壁；繞影壁而東，朝北三間倒廳；沿倒廳廊下一直進去，一個秋葉式的洞門；洞門裏面，方方一個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綠葉森森；滿院種着木芙蓉，紅豔嬌酣，正是開花時候。三間靜室，垂着湘簾，悄無人聲。那當兒恰好一陣微風，小燕覺得在簾縫裏透出一股藥煙，清香沁鼻。掀簾進去，却見一個稚結小童，正拿着把破蒲扇，在中堂東壁邊煮藥哩。見小燕進來，正要起立。只聽房裏高吟道，「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佩夢中人。」小燕一腳踏進去，笑道，「夢中人」是誰呢？」一面說，一面看，只見純客穿着件半舊熟羅半截衫，踏着草鞋，本來好好兒，一手捋着短鬚，坐在一張舊竹榻上看書。看見小燕進來，連忙和身倒下，伏在一部破書上發喘，頓聲道，「呀，怎麼小翁來，老夫病體竟不能起迎，怎好怎好？」小燕道，「純老

清恙，幾時起的？怎麼兄弟連影兒也不知？」純客道，「就是諸公定議替老夫做壽那天起的。可見老夫福薄，不克當諸公盛意。雲臥園一集，只怕今天去不成了。」小燕道，「風寒小疾，服藥後當可小痊。還望先生速駕，以慰諸君渴望。」小燕說話時，却把眼偷瞧，只見榻上枕邊拖出一幅長箋，滿紙都是些抬頭。那抬頭却奇怪，不是「閣下」「台端」，也非「長者」「左右」，疊連三，全是「妄人」兩字。小燕覺得詫異，想要留心看他一兩行，忽聽秋葉門外有兩個人，一路談話，一路躡手躡腳的進來。那時純客正要開口，只聽竹簾子拍的一聲。正是：十丈紅塵埋俠骨，一簾秋色養詩魂。不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第十九回）

《孽海花》亦有他人續書（碧血幕，續孽海花），皆不稱。

此外以挾摘社會弊惡自命，撰作此類小說者尚多，顧什九學步前數書，而甚不逮，徒作譁訶之文，轉無感人之方，旋生旋滅，亦多不完。其下者乃至醜詆私敵，等

于謗書；又或有嫚罵之心而無抒寫之才，則遂墮落而爲「黑幕小說」。

後記

右中國小說史略二十八篇其第一至第十五篇以去年十月中印訖已而于朱彝尊明詩綜卷八十知雁宕山樵陳忱字遇心胡適爲後水滸傳序致得其事尤衆于謝無量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第一編知說唐傳舊本題廬陵羅本撰粉粧樓相傳亦羅貫中作惜得見在後不及增修其第十六篇以下草稿則久置案頭時有更定然識力愈隘觀覽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說闕略尙多即作者如魏子安韓子雲輩之名亦緣他事相牽未遑博訪況小說初刻多有序跋可藉知成書年代及其撰人而舊本希覲僅獲新書賈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編錄亦復依據寡薄時慮訛謬惟更歷歲月或能小小妥帖耳而時會交迫當復印行乃任其不備輒付排印顧疇昔所懷將以助聽者之聆察釋寫生之煩勞之志願則于是乎畢矣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三月三日校訖記

目錄

第一篇	史家對於小說之著錄及論述……………	一
	漢書藝文志說；隋書經籍志說。唐書經籍志始無小序；新唐書藝文志始退鬼神傳入小說。明胡應麟分小說爲六類；清四庫書目分小說爲三類。四庫書目又退古史入小說。書目之變例。	
第二篇	神話與傳說……………	九
	小說之淵源：神話。中國闕原始神話。神話之成傳說。多含神話及傳說之書：山海經，穆天子傳，楚辭天問等。中國神話散亡之故。	
第三篇	漢書藝文志所載小說……………	一九
	漢志所錄小說今俱佚。伊尹說。鬻子說。青史子。師曠。虞初周	

說。百家。務成子及宋子。

第四篇 今所見漢人小說……………二五

見存漢人小說皆僞託。東方朔神異經，十洲記。班固漢武故事，漢武內

傳。郭憲漢武洞冥記。劉歆西京雜記。伶玄飛燕外傳及漢人雜事秘

辛。

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上）……………三七

文士之傳神怪：魏文帝列異傳，張華博物志，干寶搜神記，陶潛搜神後記，

劉敬叔異苑，劉義慶幽明錄，吳均續齊諧記。志怪中之印度影響。

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下）……………四九

釋家之明因果：王琰冥祥記等。方士之勸誘：王浮神異記，王嘉拾遺記。

第七篇 世說新語與其前後……………五七

釋道互扇而流爲清談。裴啓語林，郭澄之郭子。劉義慶世說及劉峻注。

沈約俗說，殷芸小說。世說之一體：邯鄲淳笑林，侯白啟顏錄。歷來模仿世說者之多。

第八篇 唐之傳奇文 (上)……………六九

唐人始有意爲小說。唐人小說影響于曲爲大。王度古鏡記，無名子白猿傳，張文成游仙窟。開元天寶以後作者蔚起：沈既濟枕中記等，沈亞之湘中怨等，陳鳴長恨歌傳等，白行簡李娃傳等。

第九篇 唐之傳奇文 (下)……………八一

作家中之兩大：元稹之鶯鶯傳及後來之稱述；李公佐之南柯太守傳，謝小娥傳，古嶽叢經。

第十篇 唐之傳奇集及雜俎……………九三

牛僧孺玄怪錄及其仿效者。段成式酉陽雜俎。李義山雜纂及後人續作。

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傳奇文……………一〇一

宋初修太平廣記爲小說淵藪。宋志怪之欲取信：徐鉉稽神錄，吳淑江淮異人傳。宋志怪之求多：洪邁夷堅志。宋傳奇始多垂誠：樂史綠珠傳，楊太真外傳；秦醇趙飛燕別傳等。宋傳奇之託古：大業拾遺記等，梅妃傳。

第十二篇

宋之話本

………一三三

唐已有俗文故事。宋俗文小說所從出。雜伎藝中之說話。說話四科中之講史及小說。話本。見存之話本類：五代史平話，京本通俗小說。

第十三篇

宋元之擬話本

………一二五

話本影響于著作。劉斧青瑣高議及撫遺。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大宋宣和遺事。

第十四篇

元明傳來之講史

………一三五

施耐庵與羅貫中。水滸傳之四本：百十五回本，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

十回本。蕩平四大寇傳。明陳忱後水滸傳及清俞萬春結水滸傳。

第十五篇 明之講史……………一五一

羅貫中之著作：三國志演義，隋唐志傳，北宋三遂平妖傳。明之自開闢至

南宋史事平話。清之統叙及訂補。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說（上）……………一六五

明中葉崇奉道流之影響。四遊記：吳元泰上洞八仙傳，余象斗華光天王傳

及玄天上帝出身傳，楊志和和西遊記傳。

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說（中）……………一七五

吳承恩西遊記。後西遊記及續西遊記。

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說（下）……………一八五

封神傳。羅懋登三寶太監西洋記。董說西遊補。

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說（上）……………一九七

金瓶梅。明中葉方士文臣以獻方藥得倖之影響于小說。王嬌李。丁耀

亢續金瓶梅轉人因果談。隔簾花影。

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說 (下) 二〇九

才子佳人小說者流：王嬌梨，荻岸山人平山冷燕，名教中人好逑傳。雲封

山人鐵花仙史。

第二十一篇 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 二一九

馮夢龍之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即空觀主人拍案驚奇。

周清原西湖二集。東魯古狂生醒醉石。明清之選本：抱瓮老人今古奇

觀，東壁山房主人今古奇聞，無名氏續今古奇觀。

第二十二篇 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 二二三

明初擬唐人傳奇文之勃興及禁斷。蒲松齡復擬傳奇文記狐鬼：聊齋志異。

紀昀更追蹤宋志怪爲書：閱微草堂筆記五種。王韜志異而鬼事漸少：遜

窟調言等。志怪末流又墜人因果談。

第二十三篇 清之諷刺小說……………二四五

吳敬梓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之妄增本。諷刺書無後勁。

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說……………二五五

紅樓夢——原名石頭記——初本及全本。紅樓夢本事之異說：明珠家事說，

董鄂妃故事說，康熙朝政象說。紅樓夢作者及續成者之考定：曹霑與高

鶚。紅樓夢續書之多。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說見才學者……………二七五

文章經濟之作：夏敬渠野叟曝言。才藻之作：屠紳蟬史，陳球燕山外史。

博物多識之作：李汝珍鏡花緣。

第二十六篇 清之狹邪小說……………二九三

唐以來文人即多記曲中瑣事。陳森書品花寶鑑。魏子安花月痕。俞達

青樓夢。紅樓夢餘澤之在狹邪小說及其消亡。韓子雲海上花列傳。

第二十七篇 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三二一

文康兒女英雄傳。石玉崑三俠五義及俞樾重編之七俠五義。小五義，續

小五義；正續小五義全傳。施公案及彭公案。擬作與續作之多。水滸

精神在民間之消滅。

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譴責小說……………三二七

李寶嘉官場現形記。吳沃堯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及其他。劉鶚老殘游

記。曾樸孽海花。譴責之作墮落爲謗書及黑幕小說。

正誤

葉	行	誤	正	葉	行	誤	正
四	三	箸綠	箸錄	三	九	口口西	已引西
九	四	則以	則亦	三	一	浮羅	羅浮
十	二	開地	地開	三	三	穎川	穎川
一五	四	趙唯	趙隣	三	四	之族	三族
一九	十	本味	本味	四	二	以茅	以茅
一九	十	豐瞻	豐瞻	四	五	遺林	遺林
二五	十	口方	南方	五	十	異劍	或劍
二九	六	青島	青島	五	十一	汝穎	汝穎
三十	五	虎龍	龍虎	六	十一	天地	天帝

六三	六	穎川	穎川
八八	四	搏擊	搏擊
八九	十二	所崇	所崇
九四	六	煌煌	煌煌
一〇八	一	使之	之使
一一四	五	使入	使人
一一五	四	太子	太子
一一八	五	纂奪	纂奪
一一八	九	纂弑	纂弑
一一九	十一	項接	項接
一二三	十	于是	于是
一二九	十一	七是	由是
一二九	十二	由人	七人

一三〇	十	仲甯	坤甯
一四二	十二	搏綿	搏綿
一四三	七	纂修	纂修
一四四	十二	透以	遂以
一五六	十二	陽帝	煬帝
一八三	八	口禁	能禁
二一〇	一	白氏	白氏
二二四	八	壺矢	壺矢
二五二	三	一壺	一壺
二五六	六	政母	政母
二八五	十	惟術	藝術
三二二	七	眼睛	眼睛

一九二四年六月

初版

中國小說史略下卷一冊實價四角

北大第一院新潮社

發行

ISBN 978-7-5054-4056-2



9 787505 440562 >

定價：70.00元(全二冊)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a

SS号=14430992